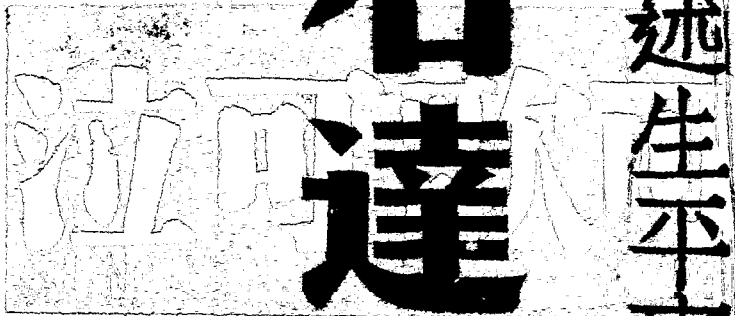


848  
857

自述生平事蹟

# 石達開日記



石達開遺著  
經緯書局發行

# 石達開傳

石達開廣西桂平白沙人。幼讀書，工詩，有大志。遂於孫吳之學，貌奇偉，性慷慨。初在潯州辦鹽務，洪秀全謀革命，與馮雲山組織上帝會，達開亦與焉。及金田義旗舉，達開即起兵響應。既建國，晉封爲翼王。遂率軍攻長沙，破岳州，復漢陽、武昌，所向披靡。於是太平軍順流東下，直指金陵。達開以宿松、太平悉爲取，金陵要道，先後克之。遂復金陵。後奉命主安徽、江西等處，輒施德政，頌聲大起。

及東北自殘事起，達開爭之，昌輝不納，而殺其母、妻子、女。達開不得已，乃出據江西，有入川之志。尋秀全召之返，達開乃報之書云：「方期枕戈待旦，聞難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大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來可即復，且此黨彼孽，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有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蒞臨，妻子無辜，並爲鯨航，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卒不歸，遂攻湖南，趨廣西，繞湖南北，以入四川。及

滇黔之變，馳驅萬餘里，攻取數百城。初興精將駱秉章，頗利；最後誤入印部土司，至大渡河軍敗被執死於成都。或謂嘉慶乃其義女，其義夫馬德良也。而石氏嘗隱於信而終云。

# 石達開革命戰時日記

二月十七日 按此係太平天國龍飛八年春王三月十六日予由天京渡江過江浦出合山得成天義黃某全軍即奪之趨廬州黃亦粵西人也富家子嗣為墨吏所厄乃舉家求天軍保護初隸東王麾下後於武漢立功東王欲以楚北一方相屬章氏意不然恐東王黨羽太盛乃使帶兵攻皖南予於九袱州之役與之締交談計頗相中至是方守六安州聞北軍殘虐狀亦投袂裂臆自請以軍助予謂廬州方為魔官所苦不如取之為立足地予意亦欲西立取其符發兵庶不暇煖也豈日在黃營中進食少許作機文告示數通

二月十七日 天黎明予即令黃某之將佐充先鋒隊拔營起程予亦策馬出郭門朝曦甫上春色可人柳葉青青向客如笑惟乍經兵燹各處村莊時有赫垣斷瓦此亦一時浩劫彼魔官恣意殘削致激成兵禍天心仁愛當不使久罹水火之中予暫

掃蕩中原功成不居何忍多殺特不知中朝諸兄能否體此意耳即如今見此  
 春景不覺感動滿腔生意恨不能立刻拯救黎庶共享太平之福堯舜日士女嬉  
 游予昨在某營所見古畫中有清明上河圖寫宋時京都恬熙宴樂之狀歷歷如睹  
 不知他日天京同有此樂否馬馳頗疾且馳且思已抵一村落日周村居民數百家  
 大半流亡室宇空虛噫兵凶戰危何日得布天朝恩澤也士卒飢疲即令打尖造飯  
 予人一巨室小憩焉因語諸同行者不可戕殺良民亦不必過事搜括但稍借糧餉  
 已足多攜財物豈能久享予甚不取也予記室陶君裨將陳某均能予遇過之者  
 莫不感激惜軍中好惡各異聞前此經過者奸擄焚殺無所不乎故予來尚多遁伏  
 深山不敢聲偶步足後園聞小亭中有呻吟聲往視之一披髮女子狼狽臥地上面  
 目憔悴而憔悴痛楚厥狀可慘衣履亦不完不問可知為亂兵蹂躪者見予有懼色  
 予因詢其是否此宅中人即以語書扞格不能通問時予方新得一書記吳某亦合  
 山人亟令視之則相見大哭乃其妹也遂委托焉贈以養疴資十金予心乃大慰噫  
 予軍中無功被戮人家之難矣良非難辨玉石不分亦情勢應爾但望早日太平  
 耳晚戍剡予方傾囊澆愁倚醉欲臥忽親臨通告書外帳傳言「有一奇異之人」

遺者所疑，總致門下，奴適過其前，彼乎奴名，視之勇爺，盧大人也，頭報王爺如何發落。子方命解得送之入巢，盧某子之長妾胞弟，問其所歷，淚流滿面，嗟乎子妻，妻子女子，饒人無辜，受屠割，固已可慘，孰謂子母以風燭殘年，竟罹此厄哉。子大憤，幾暈，恨不能立時反戈手戮仇讎，以抒冤憤，此則亦當自謀見老母於黃泉左右，均來鬱鬱，子思行得廬州安慶九江席捲武，再與彼等一決雌雄耳。計既定，醫指自盡，哭稍止，乃作詩二首自寫。

狐鼠縱橫破一家，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巨若輪。行行才過古昭關，千古同嗟好與頑，淚灑九泉收不得，白雲誰望太行山。

吟畢天已向曉，遂亦不醒。

二月十八日 由昭關出小岫山，千率兵約二千人而弱，即日促廬州時，滿守將為

湖南姓汪者，聞其忠勇，敢戰，官場者，多得人物，但據知者言，一人初本書生，讀略略即明兵法，自訓練子弟，投効公室，亦奇才也，幸不為異種朝廷所喜，魔官更視若仇人，彼才志乃不得遂，此子好傑也，聞彼守廬州一年，今為天兵某將，

困已久，城中糧食將盡。他處絕無援兵前來。噫！彼雖死守，恐不日即破陷。予既出岷山，即見長圍漸合，營壘森然。主將遣人迎予，蓋皆受子優禮之舊恩也。聞子溲不事事，咸奮臂不平。予反勸止之，諭其立功自見。子必相助。既而攻城兵大上砲聲隆。降子飭先鋒隊拔刀躍起，城中益惶等。然終不降。是夜仍攻打不已。地雷轟發，城垣及半。遂下令冒險奪入，殺火頗多。猶巷戰數刻，聞報江某已投水死矣。死時甚勇。烈左右勸其生者，悉為所逐，亦可謂一好漢矣。既入城，子即居府署。蓋子雖係新來之客軍，而位分較高，俱欲推予為領袖故也。

〔二月十九〕 曉寅刻予整隊入廬州。途妾插未定，笏又得某將差人送來專信某亦予親信人也。知其書中必有所言，未拆封，不覺淚下。及閱，果一封血淚書。予愛手

錄其詞

王爺四表叔大人，鑒自犬駕出城後，北府即有人來探報，聞王已去。驚愕憤恨，予怒覆巢無完卵，即欲設法護送王太妃等遠行避禍。豈知北府又曰：探得午後即有親兵百人蜂擁來府，謂須迎王太妃等入北府宴會。婉言却之。

則洵不許，益猛烈，逼太妃，立與餘均上馬。世子不肯行，數人挾持之，歸而敗卒，所縛如捕雀，進矣。抵北府，人皆知之，龍幸免，手報某，將加陳金，吾欲要於途而劫之，豈知人情冷煖，世態炎涼。某見北府勢盛，乃盡王爺之恩，德付之東流矣。既欲保其地位，豈肯稍事干涉。北府速下毒手，以發後廟，哀哉！王太妃等十三人入北府後，遂從此不復相見。可憐骨肉，盡飽貪狼之饞，嗚呼！何言哉！何言哉！子亦棄家遁南城，某字為僧，聞其後捕得，子與王有關係者，不論何人，盡殺之。及有關係者，既畢，則凡一語為王辨冤，亦必置之死地。嗚呼！暗無天日，莫此為甚。聞王已克廬州，北府憾甚，不日派刺客過江，以遂其殘殺之願。幸王始終謹防之，惟珍愛不稍，某合十上言。

子讀此書，酸為生平第一遭。蓋老母年七十二，妻氏賢淑，妾三人，皆有才色。子六人，女一人，一家骨肉，天倫完聚，竟為北章卓羅，縹緲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心如轆轤，不能自持，旋念功名未建，又復奮誓，必十零此恥，而後已。中夜起舞，引橫自繞，塊壘不能寢，起走全署，自衙齋及堂階，蹀躞往來，殆數十百遍。從者有倦容，子獨精神奕奕，猶如日中時，雖無謂，不顧也。又聞北章遣英王陳玉成來追，亦殊不





已立列五等之上不為不顯達固未可以屈原自貶孰知得禍乃慘於屈原乎伍子  
 胥義交辭廉望注凝三百自謂快意然假外權以自重未有不終至一敗空地者吳  
 亡於越其明證也而伍胥之罪頑矣子胥殺純黃不及蘆中一老則已謹守繩尺不  
 敢有二心惟自望天王之悔悟耳雖然江河奢靡蕩人心志彼輩爭權奪利未始不  
 由乎此子欲矯以堅苦撲儉者若如路高蜀保天國西隅則私心忤忤以為較  
 愈於屈氏之自沈并差較於伍胥之倒楚也予之志如此惜予不能獲當世通人持  
 以勸正予惟自信此心之無他耳約越二月出發并有向城後大撈掠不留雞犬之  
 謠予心太懼矣

二十日卯刻起遣兵農往天京訖即擬頒命以黃善忠留守廬州而派隊  
 南有記陸陶大獄這知汪師疲甚似宜多息一二日且舒城之消息未至或待  
 解縛後再行拔隊何如一子以為然遂命暫駐是日某軍官獻一美女謂王左右  
 無人以此藉侍中權慰取妻予意不然論之曰爾愛我誠切然亦知予心不在家  
 室之樂乎我棄正直執漸管辦以圖寸進若徒以美色為娛上行下效與彼等不義  
 之人何異况予老母髮妻甫遭毒害予心哀痛正盛豈暇以色為驢此尤為不可

者也。若以為常論，則予亦不欲擄人子女，供已蹂躪，願此後更勿為此。即亦當以救國教民存心，切勿多造淫孽。軍官慚沮而退，予乃詢此女之家世。居鄰固紳富之女，家屬均流離散失，無所依歸，泣求庇護。其淒婉動人，予乃為之另立一女館，以前日破城時所獲之婦女附之。然懼予兩行後，此女終不免遭強暴，乃急為擇配，旋得一文士亦城中人，令女自相之，願嫁此人，否則瞿然似相認。士人驚呼此子中表妹李蕙英也。詰其詳，則士人程殿，本女之未婚夫，特以家遁中落。女父嫌其貧而思別嫁，故迄今未成婚。不意突遭兵禍，故散耳。予為之鼓掌，亟令在署申戒婚，二人皆感激涕洟。呼予為義父，予受其一拜，自謂若一念貪淫，即破人婚姻，豈孽匪淺然。此女遇合甚奇，若令好事文人為之點綴，豈非巧姻緣後案哉。是夕，予歡酒樂甚，可知為人能行善，即是天下第一樂境。但一念全家遭，不知蒼蒼者能至鑒諒乎。心者，母以冥福也。哀哉！人各有幸，有不幸。如予之遇北章，此女之遇予，苦樂豈可道聖詩耶。

〔三月廿一〕 天雨。與程殿玉講論古今，以事興亡程所言頗有見意，欲挽之入營。

軍事謀，憫其新婚約至鄂後相邀程亦欣然觀其一對璧人鴛鴦同命令人回憶少  
時代中心惘惘也。之消息仍不至決計明日成行。午開齋後園櫻花盛開，夕  
不勝感觸欲哦小詩忽聞蘇省軍情失敗因輿送作一書告李秀成勉以支持策  
局未知得達與否。

一六 臨陣而逃矣。...

三月廿二日 早餐後予忽舊疾復作蓋前在長沙被創遇困憊輒作惡自遭北軍  
之難連日頓挫幸尚未大劇至此乃不支身熱頭痛力不能強起亟覓藥未得程履  
玉自言知醫服其藥神志果稍清自是南行又生一曲折矣李蕙英介一媼爲予按  
摩扶持頗愜愜意也

三月廿三日 予疾稍愈然肢體無力仍不離牀襟盼信甚亟心懸懸然晚臥輒  
適

三月廿四日 某以卯刻信至已免舒城馮取桐城不禁躊躇而起命匪賊廣鏡  
一日予言...

程殿玉夫婦來勸予再養一日，予言居此亦鬱鬱不如藉馳行以快意。蓋予固天性好動也。伊等亦不更勸。但訂後約依依如家人。婦予子，稍紓無家之感矣。雖然，我之思豈可淡哉。

二月廿五日 早出郊，即見天柱山。高巖奇峯鬱蒼，循山曠行，村墟尚有居人。

予前隊已布，論不必驚惶，謂重車方饒足，萬不宜擾及民間。一草一木人家，頗有設不察。迨予者，噫予何德何能，不過稍稍存心，便得佳譽。足見仁政如時，雨孔孟名言不欺我也。予疾初愈，緩轡徐行，頗得春山之樂。忽聞報有滿兵從霍山來，橫衝直過，不免開仗。予前隊伏山側，庶不使被截為二。先以中權取攻勢，勝則不追。敗則前鋒與後勁包圍之，不患其橫決也。部署既定，塵器自上殺降之聲驟起。予自沿江至北方，第二次惡戰。而此次較廬州尤甚。蓋廬州處客位，助人垂成之勢。此乃獨當一面，且事起倉猝也。顧趙部下悉精銳，所向披靡。滿兵已飢疲，直如虎入羊羣，殺傷洶濤。生者亦潰逃。部下運予之命，亦不戀戰，遂收隊前進。獲衣物糧食甚多，並資彼等三日飽矣。惟於戰閱時頗多，此事定。天色已昏，黑爛與亂山曠野絕少人煙。

心願猶擬披髮為僧計陶參軍進言曰此間饑饉四週無險河澗不若南  
 村黃石嶺下有民居寺可以扼守予曰距此幾何里君有把握否陶曰引  
 一漢洪子曰此御黃石嶺下入地知其地勢即以彼為嚮導當無不河  
 街救焚走約月上時抵嶺下蓋已三十餘里矣士卒甚疲紛紛置飯喘息甫定  
 遽入縣守據一尊傍之方丈倚榻閱書蒙櫛欲寐忽聞馬蹄聲雜以山樹杳  
 響因疑賊自語曰今日無風胡有此變急呼從者出視有風否報以無乃召陶君  
 起告以變能陶君亦惶恐覓其僕則已遁知有變傳令趙等入驛方集議間哨探  
 警報敵軍疾倉皇調發則村前已縱火火光熊熊照人手遂急令前隊出村後  
 自營中擊馬步禦之敵軍殊出不意銳氣頓挫敵台殺傷相當夜間黑雲互相  
 燭燭過件居長之遭殃不可問矣敵兵知已有備亦漸退却前鋒驟起盛之敵兵太  
 驚節節前避和乎傳命不追蓋恐士卒疲勞時為人所算也是殺等子早發噫洵  
 末至十分狼狽然斯失敵前所得已不足倚惟村民無辜大遭蹂躪亦可謂不幸矣  
 陶君請罪予恕慰之但言古人謂細人之言不可信良訓也終夜擾擾車殆馬煩軍  
 士咸帶頹喪南嶺言俱歸者陶君指其進揮意處諒予諄告諸弁以地勢占勝之

故著在野更不堪設想自黃隊受薄集以特裝表始釋

二月廿二日晨起披隊衝殺死傷兵士約百之一兩無循統懸問一周衆心翕然

午後申刻抵舒城則某已迎於城外予命軍士環據為營壘營處及親兵百

人入城城中頗破敗予心惻然予是夕安頓於禁王祠中因其屋宇較寬徹其本

欲以縣署相讓後得祠卧予心契焉祠中有園亭石幽秀為一城冠齋館清間花

香馥郁令人忘或馬控忽之賊也予連日勞動幸是睡甚酣適控君又以婦女進侍

子却之且諄諄勸以整肅軍紀藉德威名陸唯唯然陶君有副記室孔君年且五

十餘矣竟擁一妖姬而眠予後始察之薄其為人諷陶君遣去予謂一飲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聖賢所稱寧能自外况兵戈之際法紀無存安怪人心之輒作僥倖耶

雖然乘人之危君子不取正以此規操守矣予好夜坐墜老構思祠館幽寂更愜

予必深夜臥醒復起挑燈更坐一小僕侍立方俯仰自得忽聞有聲飄飄然僕色

變曰鬼也予笑而不應頃聲益近已迫窗外僕駭歎非予有術能竭力支撐

爾爾戰戰新懸怪異之事不可勝記鬼何能為遂笑而往視之聲跡卒啻激臥室

方欲... 則... 又作... 嗚... 嗚... 如有所訴... 諱... 之... 似... 冤... 予乃問... 若何... 若... 有... 冤... 可... 我... 常... 能... 為... 故... 神... 害... 則... 言... 已... 為... 守... 額... 孤... 孀... 幸... 苦... 十... 年... 撫... 育... 一... 子... 忽... 遭... 兵... 寇... 為... 陸... 鄣... 下... 某... 奔... 擒... 而... 縛... 之... 於... 楊... 隘... 汚... 妾... 身... 辱... 子... 將... 及... 以... 強... 力... 使... 為... 龍... 陽... 君... 妾... 所... 望... 者... 此... 子... 若... 一... 經... 墮... 落... 門... 祚... 何... 望... 知... 公... 正... 人... 故... 敢... 訴... 冤... 希... 以... 此... 子... 付... 姻... 戚... 某... 君... 則... 妾... 戴... 德... 地... 下... 矣... 予... 慨... 然... 諾... 之... 始... 稱... 賊... 遂... 寂... 無... 聲... 語... 時... 其... 音... 細... 如... 蠅... 蚊... 幸... 夜... 深... 人... 靜... 尚... 能... 辨... 也... 詰... 旦... 予... 即... 傳... 語... 至... 令... 交... 出... 某... 奔... 訊... 之... 知... 不... 可... 諱... 立... 購... 婦... 孀... 子... 至... 果... 眉... 目... 清... 秀... 則... 已... 披... 飾... 更... 裝... 收... 為... 義... 子... 矣... 予... 略... 詰... 之... 忍... 墮... 淚... 述... 母... 慘... 死... 事... 甚... 悉... 予... 乃... 立... 命... 縛... 某... 奔... 殺... 之... 懸... 首... 祭... 某... 婦... 孀... 畢... 其... 戚... 姻... 亦... 至... 即... 以... 子... 畀... 之... 令... 其... 教... 以... 讀... 書... 上... 進... 後... 聞... 成... 名... 儒... 矣... 得... 此... 事... 頗... 快... 人... 意... 舒... 城... 人... 莫... 不... 歌... 功... 頌... 德... 實... 則... 一... 舉... 手... 之... 勞... 耳... 常... 語... 下... 宜... 體... 此... 意... 庶... 不... 負... 吾... 輩... 弔... 民... 伐... 罪... 之... 本... 旨... 奈... 軍... 中... 及... 夕... 人... 不... 察... 予... 心... 何... 子... 以... 命... 陶... 記... 室... 撰... 為... 筆... 記... 存... 之... 亦... 以... 慰... 乃... 婦... 之... 靈... 於... 地... 下... 也...

錄回笑又何辭

後申刻即至本可未刻至因途中北峽山下有泛水不可渡斬竹木為筏始登彼岸



發申陳伯至本西未候軍因多事出山不本水不  
 二多費七時半晚時滿賊兵縱橫山間觀至各村落擄掠為患見天兵即真寶法勝  
 狀可笑又可憾焉

直但洞達世情則必惡其敷衍之無謂况其專以虛偽欺人人品尙可問乎故其子  
 曰不令之愚也詐文人尤甚即如今日摧燒文字之浩劫未始非若輩釀成之也  
 書畢為之浩歎滅陳南宥子湖小有風景知子好遊乃具舟以待子視案頭文  
 書充籍亟須淘當期以明日晚少飲酒仍批牘不輟皖前北天兵所至皆知子來此  
 淨求指跡潑道歸子就藉矣至夜深猶持禿筆揮灑陶等亦助予不能寐聞陶已納  
 羨殊厚噴香凌池至四鼓始就枕

二月廿九日 晨卯即起，泛舟遊菜子湖。湖形如花，瓣側出，曲折有幽致。水漣漪可弄，柳陰漁艇絕，不知世界有兵爭事。亦一角桃源也。風日晴明，暖可御袷。予顧而樂之，賓僚俱以酒相屬。予遂銘酌作詩數首，醉後稿亦失去。此三月中無此樂久矣。然樂極悲生，又忽念及老母臨卒，被戮不覺，長號大慟，臨流放聲。四山皆若響，應漁人爭來集視。聞予所由悲有為之泣下者，足見人心有同然。不以異類視予，北章何心獨廢及異姓手足嗟呼，壞汝萬里長城。此檀公所以投轅大呼，目眦欲裂也。夕陽西下，舍舟而騎，衆皆以予醉恣，致傾跌，勸令乘輿。憶予戎馬半生，髀肉將長，敢以荒嬉廢本色乎！坦然挽轡，亦復無恙。返署猶縱談，聞安慶亦得手，擬明日往視師，不禁神為一旺。縱論戎機，至夜半始寢。

三月二十日 忽急足報某天將已入安慶，于王洪氏與之偕。子念彼若北草黨也，相見恐有齟齬，不如勿往。且彼既得手，予又何必貪天之功，遂決計取道西南，速赴鄂地。或道九江，一親以天將汪氏方圍九江，一時不若慮於予，以九江長江北道鄂東門戶，理當重視，乃命改道出潛山，不復作皖垣信宿想矣。束裝已就而安慶

有腦來，促予即往，指河極難，切想古人所謂，幣重言甘，恐誘我也。書不測，拔隊而行，遂望天柱，攻峯，直擊，欲逼令我徘徊，策騎數十里，於輿大發，然不測，因心有所注，遂致，輾轉，難，安慶之不能往，亦某云，地，頗，轉，念，入鄂，舒，北，伯，所，急蜀，天府金城之國，苟得志焉，予復何望哉！即命衆程前進，惟聞潛山爲天將王某所據，滿兵及捻兵時相攻擊，現狀如何，殊難逆料。而王某之爲人，介於東楊北章之間，滑脂突梯，令人生畏，部下皆趨於予，慎，重，予，不謂然，即遣心腹，秦某，往探，親，特，令，後，隊，駐，山下，休息，謂山路崎嶇，宜養精銳，而後行，實則留以待秦某之報告也。久之，秦某不至，予計其時亦不及往返，遂索營爲信，宿計衆，竊，議，大，有，沙，中，聚，語之概，予乃出視，諸營，謂今夕月晦，不若晚行，計程已不及潛山，故暫留此，且謀休息，絕無他慮也。衆心稍定，予秉燭不寐，漏四下，某飛騎馳回，謂王某望王爺如蠶，歲如天之福，乃獲賞，稱否則前滿後捻，孤城斗大，危若旦夕，幸王爺然而援之，予雖不，必深信其言，然予之志，誓不返，願亦復以爲然，傳令明晨拔營，今夕宜飽餐，軍中皆以爲好消息，衆，也，赫，焉，疾，赴，氣，予，信，予，亦，倚，聽，囊，作，日，間，游，記，此，心，却，然，繼，麻，片，時，天，曙，矣。

〔三月三十〕黎明卽拔隊行，九時至離城十里，王某遣部下整隊迎迓，旌旗麾開，王某一騎馳來，伏於道左，態極卑順，予假詞色慰勞之，挽轡入城。見隊伍嚴整，稱賞不置。王某肅予入署，禮節周至，予從者健兒數輩，佩刀戎服，儀容燁然，大有樊噲裂眦之概。王某始終恭順，未嘗一舉動乖異。予更示以坦率，露坐庭階，與之握手談軍略。惟至東楊北草方面，則絕不涉圭角。王某亦虛與而委蛇之。予乃告以立國之正道，行軍之大義，王感激流涕，似良心發見，非苟爲將順也。是夕予竟安然就寐，酣適。妾曰王某亦卒無他異，重心大定。

〔四月初一〕予出金犒王某之軍，財物有差，各驢乎愛戴。王某自言願從之討鄂，予曉以大義，謂朝廷命汝守土，不可擅離職守，幸自愛。予方與之作別，王設盛筵餞之，酒半忽有飛騎至，報「天京緊急事」。予色變不語，王某從容啓封，則北草命王要劫於予於途中，縛以獻有五等之封者也。王某正色呈予閱之，且曰「予知盡忠報國而已，若奸邪作亂，妨害忠良，予安能從其命哉」。予謂「今日予在此，汝

欲去何則如何耳。請勿因子奪君爵賞。王肅然曰：「是何言歟？吾旣以肺腑告王，王尙疑我耶？則請委此彈丸以從，鞭弭牧圉惟所命。」子乃慰之。且與約爲兄弟。一情語未終，飛騎又至，則天王誅戮韋氏全家之報也。頃刻之間，禍福變幻有如夢境。白雲蒼狗時局尙可問哉。王某向子下拜，謝援救之恩。子與答拜，情誼益篤。訂抵鄂後，調其師助戰。子因發浩歎，又作詩數首，意以北韋專擅，勢若冰山，匝月之間，自相喋血，天道好還，人亦何苦而爲惡哉。予此行擬入蜀，苟得如公孫躍馬，諸葛臥龍，故事者，子必擇賢自代，黃冠草屨，深入峨眉，不願復與世人爭閒氣也。是夕宿於潛郵。

〔四月初二〕 移師向太湖宿松時，守將亦東揚部下舊卒，聞子將臨，先遣人敬迓於潛郵旣入城，則安慶之報及子所親手之書已在太湖署中矣。蓋俱以北韋之伏誅爲子禱慶也。雖然，子因之重有感。夫同志同德，戚周之所以興，骨肉相殘，嬴秦之所以敗。我天朝金田起義，同盟誓生死者區區五六人而已。一旦因爭權奪利之故，互相剽殺，雖東揚專擅北韋殘暴，均禍由自取。天討之彰，克申大義。然如同室操戈。

是以摧絕澤之氣而長敵人之饒何不特此也元氣既傷人才凋敝雖有賢者無策以善其後類於北韋者正接踵而起天王高拱深宮能一一覺察而剷除之乎輿師十年大勳未集黎庶何辜沈此浩劫予惟有東望蘇稜濟外雪涕耳撫遊白嶽以解此悶不果蓋九江圍急正勞籌集援師先發也軍書旁午輒四鼓不能安寢其冗忙乃至倍於廬州予擬遣健將趙如龍由小池口出奇兵襲九江又使黃蓋忠等間道取田家鎮爲犄角之勢而予乃得從容入鄂古人所謂一勞永逸予取圖目前之晏安而隱日後之進步耶陳留守供張極豐予以節儉却之

〔四月初二〕晨起得報聞英王陳玉成兵主田家鎮予乃用急尼追黃蓋忠令其暫駐武穴避衝突且讓功以悅陳玉之心也王勇猛冠世戰不返顧然好名人或攘其功則切齒相報前在京口幾犯嫌疑今予爲道臣敢以此啓嬰且予之於鄂不過爲通道計並無略地自利之心予亦不願以一身當衆敵之衝但爲天朝得寸得尺以自贖罪戾予心無愧矣何必復與人爭短長下午由太湖城出發留守以下皆送十里外行三十里駐宿皖鄂交界之韓家邨邨倚山面湖爲入鄂孔道時土匪肆擾

焚殺劫掠，無所不至。予爲救民及通道計，不得不奮力勦除。乃因此得一奇女子，爲予生平極快意，且極得力事。奇女子者，何韓氏寶英，後衆皆稱爲四姑娘者也。予本有二女，三則幼穉，北草一屠，雙珠同碎，故以寶英補其缺憾，而四之云爾。先是寶英父爲老貢生，篤學能文，教授鄉里，門生多發科者。寶英出而敏慧，甫免乳，父教以唐人詩，卽琅琅上口。及髫鬢，已解吟咏，村人咸呼女神童。十四歲而遭軍興，鄂皖間戎馬所經，此間無異戰場，而土匪占據湖山，乘勢竊發，爲閭里患。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方擬暫匿山中，豈知適與土寇遇，父母兄弟，盡遭殺戮。惟寶英自匿草間，得不死，忽爲賊目所見，執而獻其魁，正欲迫之入湖，予大隊適至，遽捨之遁去。時已傍晚，衛兵見係幼女，呼冤路旁，乃引以見予。予視其面，雖多采色，而清秀不類小家，且酷似予第二女，異哉！予坪然心動，乃詳詢家世。寶英稽首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蓋誤以予爲勦匪而來也。並述土匪根株所在，乞爲勦除。詞氣剴切，有度。予聞之，不禁撫然良久。衆將亦爲動容。予念本不過假道一宿，不欲多所干涉，然感此女之請，不得不爲之盡力。立傳令以前鋒及中隊千人，分兜湖面及山中，土匪不過百數十人，盡俘以來，無一漏網者。因一而得，使寶英自解

其仇屠戮以祭父母，更令具棺木衣衾殮殮其父母兄嫂，便卒三百人任土工，卽夕三鼓而塚成。寶英大感，願委身事子，婢妾惟命，衆亦從，舉子納之。蓋以子久虛眷屬也。予不可，語衆曰：子戎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自犯之，部下必有緣爲口實者，非所以兩全也。且渠甫及笄，而子年近半百，縱渠不計及此，子獨不愧於心乎？况其貌甚似吾女，吾念前禍，心復何忍？無已，其卽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壻可乎？蓋女旣無家，去猶恐遭強暴，是子爲德不卒也。寶英敬諾，衆亦稱善，不置。寶英能文，善書，下筆敏捷，可使助陶記室。子深幸天賜奇才。

〔四月初四〕 因四姑娘事，又留韓邨一天。擗搗甫罷，令兵士休息半日，子與四姑娘縱談半夜。

〔四月初五〕 兵進黃梅，下午申刻抵城，兵駐城外，子與陶記室四姑娘等聯轡入城，守將曹姓，曾在天京識予一面，意頗殷勤，惟此間正苦滿兵時來攻奪，兵力單弱，無形勢可守，兵燹之後，十室九空，亦無餉可籌，情形殊見踴蹶，子惟勸曹某勉力支



持靜待援兵而已

（四月初二日）由黃梅出發，留三百人助曹姓，以前鋒隊進小池口，向九江，予自率後隊往武穴觀察，後赴潯，午後抵距武穴二十里之小砦，黃蓋忠等方與兵惡戰，予即觀察小砦形勢，當可信宿，將事部署，即遣精銳五百人赴武穴，助黃蓋忠奮戰，勝則與英王會師進蕪，黃敗則來潯，將由與國別道趨武昌，計既定，文檄四出，發出四姑娘筆墨，每一書當發，四姑娘中坐踞案，蓮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凡二各一書生伺焉，四姑娘手寫而口授左右，三牘立時並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予時蹀躞窺覷，不勝驚嘆，蓋予夙以文章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聞黃等擊退滿兵，將與英王會西刻，捷書至，且派兩弁來迎。

（四月初七日）已刻抵武穴，黃等方奏凱旋，相見大喜，午刻，英王陳玉成來會，玉成前在天京與予頗相得，北韋難作時，彼已先由皖入鄂，故未牽涉，否則彼亦東楊一浮波體之人也，北韋害予眷屬後，亦有檄促玉成班師，并命一而擄取其眷屬，幸未

王即正北章之罪，竟得免禍。倘緩須與幾何不與予同病哉。握見後，悲喜交復，劇瀆至夜深，予命四姑娘錄其語。玉成時，時顧四姑娘，問訊者再，蓋玉成好色，則予認爲義女，乃止。不然，定爲彼討索去矣。玉成計明日即上朔，勸黃待予於武漢，予諾之，遂別去。

〔四月初八〕晨起，予偕四姑娘觀察武穴形勢。江流一曲，山勢陡峻，西與田家鎮輔車相依，唇齒表裏，洵重鎮也。午飯後，即挈小隊百人返小池口，與天將黃金標會。

〔四月初九〕卯刻渡江，抵潯陽，潯與武穴田家二鎮成犄角，自古用兵所必爭。蓋武漢之門戶，而皖贛之上游也。前天將某與滿兵血戰二年，今始歸天朝統轄，有駐兵六千人，屹然稱重鎮焉。惟隨某功成後，頗事驕奢，好貨及色，於百花洲設別館，藏嬌滿中，金銀重器積置甚夥，猶以爲未足，日令其部下四出搜索，民不聊生。噫，予天朝取民，傳罪而任將帥者，不能宣布德意，收拾人心，反聚斂民怨，一日蹉跌，何堪設想。予視其所爲，無異三國時董卓之鄙塢，因微諷之，陸有慚色。然予固知未必悛。

改也。予志在入蜀，亦不願在此發難，他日過武漢，晤陳玉成，當懇切言之，令其留意，毋使天朝令名爲若輩所敗，則幸甚。

〔四月初十〕辰刻，予仍渡江返小池口。蓋予來潯，本擬作數日勾留，與陳某商榷本防守策，乃見其貪欲復諫，知無可進言，不如早爲引去，免致徒增惡感。四姑娘密語予，亦以速去爲是，故急返小池口。仍由武穴上溯蘄黃，午後至田家鎮，與玉成部下華天將略談卽寢。

〔四月十一〕抵蘄州午飯。是時蘄黃一帶無滿州兵蹤跡，蓋方膺集武漢，與陳王決一死戰故也。予因出城略覘地形，蘄東以田家鎮爲屏蔽，用鎮因山爲壘，隔江與半壁山相犄角，勢極陡峻，石壁上鑄有長江鎮鎗四字，江流至此頓窄，寬不過五公里之一。天朝得此後，重兵雲屯，鎗以鐵索攔以木排，滿兵不能越雷池一步矣。蘄黃恃此以安，蘄春西有白馬河入江，西北有黃石港，商貨出入要地也。策馬半日，顧盼江山，意頗自得。一念中朝內訌，生靈塗炭，則又悽然不甯，潸然淚下，晚引壺自斟，不

覺頹然四姑娘發文書數通。

〔四月十二〕抵黃州。黃州地名古蹟甚多。蘇東坡先生之所賦赤壁在焉。攷據家皆曰實非三國戰時之赤壁。予亦以爲然。但江流至此頗寬。名人學士泛舟遣興。遂成佳話。何必沾沾考實哉。予乃挈四姑娘及陶記室等數人。效子瞻之所爲。時滿虜水兵未能援及此地。江中頗閒寂。予草舟至望下。觀月出。洵二十年來難得之佳境也。浮三大白。盡興而歸。

〔四月十三〕予提兵整隊直趨夏口。師行甚速。申刻已抵武湖口。距夏口僅十里。時時有滿州潰兵過而窺伺。予或殺或俘。隨時發。聞報知陳王部下已得漢口。漢陽兩鎮。惟武昌未下。蓋三鎮爲兵事要區。爭取最烈。計自天朝克服後至今。已三得三失矣。此次陳王血戰兩晝夜。始克漢鎮。汗馬之功。洵堪嘉尚也。惟武昌爲滿將胡某等死守。連戰互有勝負。急切不能下。予既與陳王會於漢陽。願以全力相助。計予麾下之兵。不過六千五六百人。將士二十餘人。然皆精銳無濫竽充數者。若以之突

陣，可一當十，因期以明日渡江會戰。

〔四月十四〕陳王先渡江督戰，予乃令兵士編筏橫江堵截水師，一面提精銳過江。予兵奮銳已久，壯氣百倍，指令先取蛇山，滿兵不知有援兵之突至也，均棄械而遁。予既得蛇山，乃直可以礮擊城中官署矣。一面分兵冒死登陸，陳兵見予兵已得手，賊殺大振，約自辰至酉，武昌城又入天朝宇下焉。是役予兵死三十八，傷百餘人，陳兵之死傷倍之，俘滿兵數百人。自言兩年來未遇此血戰也。陳王大喜，迎予入署，置酒高會，願以留守相讓，已則反皖，予固辭不受。因予入川之志甚決，且武漢必爭之區，萬難固守。與予主意不合，予一通臣，期得偏隅，展予素抱耳，豈願與豪傑馳逐中原哉。苟得如漢之隗囂，將來朝政清明，必有還京之日，否則客死異鄉，予無室家之累，情所甘也。遂託言力不勝任，性又好動不好靜，能戰不能守，願面取荊州宜昌，以助王張捷伐之威，若守土之責，予甯死不能任也。陳王乃止，但請少留，作軍中十日之飲，予允休息三日，犒賞兵士，晚大舖。

〔西月十五〕予與陳王論防務，謂：「宜以田家鎮九江爲第一重門戶，加重兵駐守黃州爲第二重門戶，宜防銅鑼隘門等關，奇兵突入，更遣工兼探大冶鐵鑛，以助軍需。夏口漢鎮爲內寢正門，尤宜緘密，非親信者不可托。」陳王亦然之。爲之部署，調度羽檄紛馳。下午有報岳州之滿兵從嘉魚追傷者，陳王議撤黃州之防以援之。予不謂然，勸陳王自以心腹後隊出屯嘉魚，切勿調動東面三門戶。陳王意欲錮武昌本位，不願分兵，而以黃州爲不足慮。予是日出游鮎魚套梁子湖，以避陳氏之詢問，且全弄本性也。晚飲於村人家。

〔四月十六〕予密戒部下束裝，以是日夜間西行，且謂四姑娘曰：「武昌不出十日，必復陷落。」四姑娘因言：「陳王負功驕蹇，其下多不用命。田家鎮之守將某實地痞也，欲辱兒，以畏王故不敢耳。今知三鎮俱不足恃，王留必分其憂，誠不如速去之爲愈。」予喜。四姑娘之見地與予略同，乃遣各隊先發，然後入府與陳王言別。是日宿仙桃鎮，聞武穴戰信。

〔四月十七〕由仙桃鎮渡江，至潛江。武昌來報武穴大敗，已為滿兵所奪。田家鏡生將為部下小卒所殺，剖其首降滿營。據云：「因爭一婦人，致肇此禍。」果不出四姑娘所料為之浩歎。

〔四月十八〕晨起，方自潛江啓程，忽有滿兵千餘，自沔陽竄至，截輜重隊為兩。予即分兵抄路捷行，而以中隊迎戰。滿兵志在速勝，初頗猛銳。予之精兵固守中，敵之不可動。滿天大霧，欲向監利方面退却，予亦不追。檢閱戰兵，絕無損傷。方盼先鋒隊報告，乃歷雨時不至。亟探之，則殺滿兵過當，奪獲糧食器械無算。方紛紛收拾運轉，故遲遲也。急令輜重隊助之，奏凱而回。晚飲頗醉，感念舊事，偶與四姑娘談當日禍害狀，因出手書示之。北章以計誘楊氏，伏甲驟起，殺之。圍縛部下，無一免者。是役也，死者約萬人，焚其第，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東楊罪惡，而嘉北章之功。北章氣張甚，請天王大封將士。儼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大饗將士。北章且敦請予為之副。天王出宮，願賞予，欲不往。族弟承勳勸予曰：「毋令章氏生疑。」遂屈志往。承勳竟以予故，殞其生矣。宴歸，開酒，拿章氏起為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乃及

予予覺其腥味有異，起問：「何羹？」韋睜視而對曰：「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又徧饗軍士，予心豈不知，蓋卽東楊之肉耳。一念慘然，不能自己。憶北韋殘忍至此，今天王在前，不乘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乃起而言曰：「敬謝北王盛意，以東王之肉餉天王及吾儕，但吾不能無言，夫吾儕以救世主義起兵，八載於茲，天下未甯，大功未定，方期兄弟戮力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願自今以後，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赴義，勿恃此一操之戈爲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指予曰：「乃懷異志乎？」予方欲再辨，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悻悻而止。酒罷，予卽馳歸，告家人親屬曰：「勢不可留矣，姑避其鋒，他日好相見也。」嗟乎，豈知從此不復相見耶？予旣知韋氏將捕予，乃不敢復由城門出，暫匿僻處，解衣置池邊，若已投河者然。延至星夜，縋城而出，夜伏漁船中，渡江浦過舍山，始得親友告變，蓋自予去，韋氏卽令人召予，殆欲東王之事加予身也。知予已去，頓足大恚曰：「縱虎離山，予之罪也，囚若卽席除之，如縛一豕耳。」西向恨恨不已，越三日，竟遣部下健兒，劫予老母及妻妾子女十三人，盡殺之，更輾轉探得予，關有戚誼者，悉齎斧鑕，前後約數十人，其



殘忍若此。不一月，天王不堪其逼，又聽于王等計，誘殺韋氏，滅其族，屠戮之慘，一如東楊。四姑娘閱至此，嗟嘆淚下曰：「天朝其自此衰乎！何戾氣之未消也！」

〔四月十九〕又聞武漢失守之信，此次得而復失，僅乃三日，不知陳王今復何往。殆竄皖北耳。午後，出沙市，與滿兵小戰，滿兵退却，予亦不復追。兵臨荊州城下，宣言願降者，保全一郡民命。予向以宣布天朝德意爲事，決不誅求也。滿將遣人奉降書，予兵整隊入城。是晚，滿將設宴招予，予辭不往，但令其將賦稅印信等交出，方約晚刻來獻。忽予室中有一人，短衣窄袖，自暗隙躍出，持刀欲擊予，予目力尙銳，急閃避出其後，猛掣其肘，呼衛兵入，舉刀削其臂，臂幸始鬆，則滿將遣人來刺予者，也。予乃立遣佐將擒滿將至，數其罪而殺之，并告士民，此妖官之罪，於爾等不涉，衆心乃安。予取印信，囑將佐與漢爲留守，部署略定。滿兵降者千五百人，另編一隊，自是予將有萬人矣。晚與四姑娘議入川之策。

〔四月二十〕予命編製隊伍，收拾糧餉，與四姑娘議，以兵分兩路入川，一從秭歸

巴東入峽，溯江而上為正道。一從宜都走山中，出施南府，越五龍關，至川南石柱為問道。正道防堵極嚴，節節屯有重兵，且滿官駱秉章甚諳兵略，衝破殊非易事。予乃自領正道兵六千人為三枝，精兵居中，滿兵當先。趙如龍斷後，黃蓋忠領問道兵三千人，深山窮谷，雖險阻艱難，而防兵不多，易於通過。兩兵期約會於萬縣。是晚四姑廟夜入寢室，密謂予曰：「兒意入蜀甚難，不如且踞荊州以觀變。」予意猶豫，既而曰：「予入蜀之素願不可違，且留荊州一月，使將佐輩窺伺駱，事舉動可也。」四姑廟知予意決，亦不復言。遂日夜計畫攻川之法。

〔四月廿一〕 在荊州閱操，並令設造船工廠，製造入川巨艦。派一枝出屯宜，為進行地步。

〔四月廿二〕 天雨，於荊州官署中得一少年書，曰：馬德良能作繩頭小楷，人極誠樸。

〔四月廿三〕 得江浙連捷之信，江南滿營盡潰，東向額手者再，願天朝自此統一，歸滅妖氛。

〔四月廿四〕 午飯後，策騎往游荆門山，山勢雄壯。是夕，予挈陶記室四姑娘等宿山頂武聖祠中，蓋祀關羽也。像已燬，知天朝兵已曾過此。夜觀月于萬松巖，吟詩數首。四姑娘和焉，命馬德良書之。予觀馬之面貌極似予，惟略以年事故分老少耳。以語四姑娘，四姑娘視之而笑，馬頗莊重，不敢仰視也。予駭四姑娘對男子夙嚴厲，前忽垂注馬生，殆有緣分歟。

〔四月廿五〕 予自荆門山歸方養靜室中，四姑娘又來言入蜀之難，不如由襄西上，翻馳騁中原，較爲得策。予終不謂然。四姑娘又言：「諸將皆皖鄂人，恐無入蜀志，溯江更非所長，此計恐成畫餅也。」予謂：「然則不如取消正道之證，并力於施南一路，築款石柱土司爲嚮導，事較有把握耳。」四姑娘曰：「夷狄之性狡狠，設爲所乘，奈何？」予笑曰：「小兒女不知用兵之道，此所謂撫其背扼其吭也，若得成都則

開放門戶，事權在我，若不利，尚可退守荊州，何不可之有。」四姑娘乃默然。是夜，予命四姑娘先作一檄書，通告石柱土司，派健兒某賣往。

〔四月廿六〕 予方坐室中，爲入川計畫，四姑娘翩然入，對予憨笑，欲言而又止者三，囁嚅之頃，紅暈於頰。予知有隱情，欲言，乃曰：「子第言之，予無不從，胡爲作此態乎。」四姑娘曰：「父以馬生德良之人物爲何如？」予曰：「篤謹人也，能小楷，殊無大志。」四姑娘曰：「一兒願嫁之，父心慨許否？」予不意其驟作此語，沉吟片晌曰：「兒旣願之，固無不可，但此一腐儒，何能爲，而竟賞識之耶？」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事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尋言欲選婿，奚難者，而必取此中願以下。」四姑娘赧然曰：「父言良是，然兒意固別有所在，父他日或自知耳。」予知其用心深微，遂不更詰，乃立召馬生告之。期以五月一日備禮成婚，馬生固辭，予知其爲貧也，一切許以摒擋，不需爾過問。馬生聞之，洵知願不及此矣。

〔四月廿七〕 爲四姑娘將下嫁事，略爲部署，予自笑前此兒女衆多，絕不問家庭。

瑣事：今愛一異姓女，乃兼供母職，果爲料理嫁務，亦豈意中所及計哉。荊州地雖衝要，然物產瘠薄，俗尚樸嗇，衣飾無所置辦。武昌又陷落，東道不通。若在天京，須爲之裝點，今則止宜苟有苟美矣。四姑娘亦力請節儉，并却部屬資儀。予不謂然，謂不如聽人自致，奚必矯情。

〔四月廿八日〕予出巡荊州市廛，撫慰居民，父老多感激流涕者。是晚，偶與四姑娘再論入川事。四姑娘因憶日間景象爲言，謂「荊州可用爲根據地，王卽居此，遣將東面，西略地可也。」予疑其得增圖宴安，卽曰「爾與曙居此留守，予自入川可乎？」四姑娘聞言色變，聲然欲涕，謂「兒實思盡忠於父王，非爲一身計，奈何見疑。」予一笑置之，且曰「此亦爾所能爲之事，何必見疑惜馬生非其人耳。」四姑娘不語。予乃告以聯絡土司之策，四姑娘從容諫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奇險，進退不易，餽鄧之功未可倖也。」予曰「是固然矣，但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近日中朝於我，猜忌既深，君臣將佐，自相疑阻，甚幸佳象，吾與其從彼偕亡，不若別樹一幟，冀獲稍還吾志。今故不與駱氏爭襲，取門戶，而聚精蓄銳，併力疾走，過城不

攻僅須匝月。瀟雅之隘，當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吾計決矣。然非挈子夫婦以行，吾心亦何以慰。斷言戲之耳。」四姑娘知不可諫，乃轉一說曰：「父王盍不先從初議，以正兵攻夔巫門戶，而自出奇兵入間道，倘正兵得天幸，姑嘗試之，亦何不可。」予知其辭遁，漫頷之。

〔四月廿九〕晨起，諸將以明日爲四姑娘下嫁之期，咸備禮贈送。五光十色，玉笑珠香，居然於干戈馬中，忽雜錦繡脂粉氣。予豈不大奇。而四姑娘奇甚，雖出閣在即，仍爲予治軍書如故，絕不修飾塗澤。洵兒女英雄哉，不媿爲吾女矣。馬生轉視覷，如新嫁娘，或向之道賀，則羞澀憨笑，若不勝其驚喜，而又不敢出諸口者，是非奇之又奇哉！姻緣有數，信然。

〔五月初一〕予女四姑娘與馬書記德良成婚。予年來爲國事，攬心輒愁，困累日，至且始開笑口，爲四姑娘祝。夫婦齊眉也。午後賜軍士大酺一日，城中士紳市民，多有推其領袖賀喜，具來觀者，予悉款以酒食，衆皆歡呼暢飲，盡興而退。或竊竊議

馬生殆爲子子，因其貌肖子也。是晚，榴花照眼，蒲酒盈樽；既慶端陽已近，復喜嘉耦在前。四姑娘與馬生同來伴子飲酒，奉觴上壽。子乃大樂，罄無算爵，命陶書記等送入洞房。子作小詩紀之。有「自是有情成眷屬，敢云彩鳳去隨鴉。」之句。蓋紀實也。衆皆以爲馬生非耦，而四姑娘獨欣然。

〔五月初二〕 清晨，四姑娘偕馬生入子室，問安侍膳，宛盡子婦之孝。事畢，卽同治軍書如故。子心甚愜。是日，趙如龍率領三千人向宜昌，黃蓋忠以二千人略宜都。長陽、姑卜孰得孰失，始策進行。亦從四姑娘說也。子又遣陸起鰲等領千人收當陽荆門，以爲荊州屏蔽。是時，儼然有蜀先主初據江陵氣象，未嘗不可取快。一時惟子終覺非入蜀不足自立耳。

〔五月初三〕 諸將三路出發，子設壇以禮送之，軍容甚整。忽報荆門一路有滿兵突至，陸氏因先行，下令銜杖疾走。子授以作戰機宜，陸氏領命而去。趙如龍慷慨論進攻諸法，意頗自詡。子亦以爲宿將，期望殊殷。但滿營中劫略相聯，欲如願亦非易。

易耳。

〔五月初四〕午後有報至，陸氏力戰擊退當陽敵兵，但滿兵大隊屯荆門，此戰恐非數日所能了也。又探報，公安石首有滿兵進窺，予亟派兵五百人出沙市江口，正對虎渡口築壘，以扼其衝。四姑娘又言：「宜守旗下新城，卽滿虜駐防原址也。」予亦分五百人守焉。

〔五月初五〕是日爲端午佳節，予之居荆，雖爲燕幕，而妖氛暫未鳴張，又遇四姑娘新婚燕爾，及時行樂，人情所不能免，乃置酒相慶。下午飲未終席，忽得天王詔書，予自二月出京，迄未得中朝消息，至是天翰忽頒驚喜無似，乃備香案，跪而讀之。書曰：

朕無翰躬，惟子才德兼備，且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福。今仇讎已誅，整理方竣，王其勿復介意，速還京就正揆席，朝夕啓沃，以成厥功。



讀畢心怦然念及德方隆，即欲遣往從之，乃與四姑娘密商，四姑娘意「一奸雖去，諸奸未盡，蔽幕重重，恐一入牢籠難於自脫。」予亦念入川之志既決，何必畫蛇添足，乃決計以書報之，令四姑娘屬稿焉。

〔五月初六〕 四姑娘獻覆天王書稿，予略事點竄，即付原使齎還。書略云：

臣本無志功名，能以受天王之特賞，不敢不効馳驅。方舉義旗之時，吾儕兄弟之血性何等激烈，意氣何等軒昂，心志何等固結。自取金陵建都，稍得根據，然外此之略地之未盡入版圖者，不知幾何也。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垂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同室先相殘害，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庭，臣因此流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鑒聖明，昭御冤抑，然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此黨與彼黨，尋仇又復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以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之老母年近古稀，慘被冤臨，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今在荊楚，正待瓜代，不日即當於川滇黔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

凡此區區，卽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悚惶。

〔五月初七〕午飯後，忽有舊部兩卒，自武昌逃歸，踵門請見。予命召入，則見攜一少年，年齡不過十六七許，怪而問之，自言「楊姓，由天京逃出，有不識誰何之將軍，一路庇護至武昌，突遭敵兵大戰，將軍敗亡，臨難以予付此兩人，今得提攜至此耳。」兩卒亦陳武昌再陷，天將苗姓以公子畀我等，囑好護持，往見某王，請其撫育可也。（某王卽指予）而此楊姓少年，乃東王之少子無疑，狀貌亦相似。噫，東王尚有嫡胤，予敢不爲之存孤以奉其祀哉！卽命養爲予子，與四姑娘等相見。晚與問答，性不甚慧，乃意致落落，尙有父風。予乃歎四姑娘適先已成婚，不然卽以配之，東王與予兄弟，其子猶子也，豈不甚佳，凡事由天不可強也。

〔五月初八〕予令陶書記馬生教東王子讀書，令裨將黃得功等教之騎射，令人呼爲世子。名曰紹東，志不忘也。報聞趙如龍軍大勝於荊門山，甚喜晚飲，與紹東談天京事，甚感慨。

〔五月初九〕 諜報陸起，軍被困於當陽，爲滿兵所兜圍。予念起，奮勇將，以有疑，跌如斷臂，指，亟遣鳳某領兵五百人往救之。是日，軍事旁午，戰報紛釋，消息頗不佳，心怏怏然。

〔五月初十〕 大雷雨，諜報趙如龍軍大敗，節節退屯，而宜都之黃蓋忠，亦報不得手，心大蹙。

〔五月十一〕 晨起，予念諸軍困難，頗感四姑娘語，欲回馬首，以候機會，乃召各軍官會議，有驍將梅某者，贛人也，極言贛之可取，荊州四戰地，又當胡駱之衝，不易發展。予念軍事，當乘機，不可拘執一見，乃下令趙如黃三軍，即日返旆，并力攻岳州，由九宮山入贛。

〔五月十二〕 予既定入贛之計，即擬棄荊州，下令收拾輜重，渡江以待。諸賓僚俱

莫明予意，頗欲諫諍，惟四姑娘以爲與其困守此間，不如乘勢進取，况贛地東通，閩西控湘鄂，可戰可守，自所當爭，予亟呼此兒可人。是日大忙，予竟夕未寢，四姑娘亦爲予治軍書。

〔五月十三〕趙黃陞三軍皆會，檢點軍籍，死傷三百餘人，遂渡江。時岳州滿兵駐屯雖多，皆出不意，所向披靡，予悉以精銳猛力攻之。是晚已占城陵磯，礮石之鋒咸向岳州矣。

〔五月十四〕與滿兵大戰，互有死傷，城中猶固守，卽令趙軍抄襲其後，相持一晝夜。

〔五月十五〕岳州滿兵大潰，予親督大軍登陴突入，悍卒猶巷戰，徹夜殺傷過當，予駐營一古廟中，衙署中恐有伏，未便輒入也。是役獲糧食輜重頗多，軍士疲甚，令休息三日。

〔五月十六〕  
可樹一功也。

紹東馬生四姑娘等入城居府署中聞滿兵爭趨荊州雖空城藉此

〔五月十七〕  
姑娘定謀。

兩駐岳州議自九宮山入贛省事諸軍弁皆奮勇願効前驅夜與四

〔五月十八〕趙軍早發從九宮山關隘直趨德安向吳城黃陂二軍從瑞昌取九江予軍由建昌直規南昌省城時滿將曾國藩等部下方踞湖口予密囑趙軍乘其不備先毀營壘然後奪其水師舟艦是夜予仍在岳州檢點輜重軍實約較荊州時增糧餉千石。

〔五月十九〕予親領兵隊千人發自岳州晝夜兼馳軍士僅以乾餼充飢入九宮山據大關已夜深始燃薪造飯匹姑娘等亦太飢疲飽漚而眠五鼓即赴山徑烹燄

霧氣蒸滑

〔五月二十〕 出九宮山始得平地。下午抵建昌。得卒報：「趙軍已入吳城，利捷如風。」洵虎將也。晚酉刻，亦得黃軍入瑞昌之信。即分軍趨南康。星子軍行不三日，已迭得占領要塞之信，可謂神速之至。亦諸元弟奮勇之功所致耳。予何能為。回念此行舍命出天京，隻身西奔，絕無一車一騎。乃三月之間，集同志十許，麾下竟萬人。予何德何能，而得人心歸向。若此，亦惟曰天朝之義名未墜，而滿政不綱，妖魔徧地，有以爲驅除難耳，不禁神往。

〔五月廿一〕 由建昌拔隊行。予本無守土責，同志中有願留爲治安計者，亦聽之。然軍行未定，雙方交綏甚烈，卽有治法，亦無所施也。且十室九空，非天下大定後，漸與以休養生息不可。予惟求天威普播，瑕穢早除，則徐布維新之治，始有着手地耳。晚迫南昌，駐營城外。時滿守將櫻城自固，不敢外出。一窺予，乃得坐待趙師至，然後合圍，誠笑滿將愚怯也。

〔五月廿二〕 雨未堅壁深溝。予攻戰與四姑娘商發諸州縣檄文勸其歸順。有與。

〔五月廿三〕 下午趙軍自吳城來。旗甲鮮明。精神百倍。滿將已成釜底之魚矣。予又亟布檄文令城中人投降。至夜半黃陸軍皆會。乃合圍。城中糧食盡。益窘急。予意明日必克矣。

〔五月廿四〕 清晨城中有通款者。約降表。下午即出。至日中忽傳有滿大隊自湖口來。初尚以為謠惑也。殺數人止之。無何。譟者至。則曾某確派健將彭某奮躍而來。予知此係勁旅。未可輕視。乃星夜派趙出吳城。陸黃出鄱陽。迎頭擊之。予親率精銳督戰。蓋三月以來。未有如此血戰。予與諸兄弟設誓。義不返顧。務於一晝夜間。盡力擊退。是夜時放烽燧。徹夜未眠。彭某仗伍嚴整。亦未敢犯。四鼓後。四姑娘忽獻計。請襲攻。予從之。果大勝。彭某折回。

〔五月廿五〕南昌城中聞彭某敗退，亦已棄城遁矣。予乃整兵入城，卽出布告，謂：「父老苦兵革已久，此來戒部下秋毫無犯，勿劫勿殺，市井安堵，亦無三日封刀之例；如有犯禁奪殺者，儘可來轅呼告。」分別立示懲儆，衆皆感服，爭獻金銀食物犒賞軍士，咸樂溫飽。予乃與趙黃等議次第收略，廣信袁州臨江撫州贛州等府分兵四出，檄山積四姑娘事夫忙，予亦不自知精神何以能百倍也。諸將大會於滕王閣，各言輶路英姿颯爽，予樂甚。

〔五月廿六〕在南昌。趙軍赴上饒，探入浙之路。是時予心血之注集，忽又移向東南。入川之念，不知消歸何處也。偶與四姑娘置酒縱談，輒自笑反覆。雖然，予以浙閩海疆爭者多而不易守，他日終當以西州爲歸墟地耳。四姑娘聞予自語自嘲，乃含笑不語，予亦不置詰。

〔五月廿七〕與黃蓋忠縱談舊事，黃忽勸予更置眷屬，且以媒妁自任，謂「贛



紳某武職有女，兼文武才，年三十矣，猶未嫁人，才德堪爲匹偶。予笑不置，答黃以爲默認也。謂「明日卽當議大禮。」予亟辯曰：「子勿孟浪，予誓不復受家室之養。」黃甯不知耶，尙強聒何爲者？」黃猶振振有詞。予曰：「子勿復言，予若有家室之好，甯待今茲，如天之福，則四海又安，軍書一統，此其時乎？」黃自知失言，唯唯而已。予根觸舊愁，不勝感憤，乃成數首，稿隨手擲去。四姑娘爲予存之篋中，不知他日何人取以覆瓿耳。晚飲頗酣，忽念西湖佳勝，躍躍欲往，夜有夢。

〔五月廿八〕晴。二十九日，天氣頗炎熱；三十日，雷雨，俱居南昌署中。

（自六月初一至七月卅日遺缺）

〔八月初一〕予巡行景德鎮，觀瓷器。此等工藝，通行全國，器用之利，令人驚羨。及觀御用器，窮奢極欲，以奉一人，且異種建虜，享盡人間奇福，豈非天數浩劫耶？吾民膏血盡矣，此後要當力崇正道，以我民膏血歸之我民，奇技淫巧，勿蕩土心，則天下太平矣。

〔八月初二〕 予還鄱陽大營，聞趙如龍敗於吉安，心忤忤不甯。幸黃蓋忠消息大佳，已度仙霞嶺，克復江山常山，且言侍王汪世賢聞予在南昌，極願聯合。予大喜，命四姑娘以書報之。

〔八月初三〕 雨。予方闕坐齋中，欲馳書問皖南消息。蓋陸起蟄由婺源趨徽歙，初頗鋒利，後爲祁門妖帥曾氏所扼，死傷頗多。予曾馳書勸其返贛，亟援趙軍，不知彼曾否接洽，或有所意見否。當卽命某弁專使入皖，齎書勸陸卽班師，一面派兵援趙，擬并力圖浙。書卽發。

〔八月初四〕 晨得江山諜信，黃蓋忠已拔隊由東陽江出建德，向桐江，飽看富春山水矣。予不覺神往，決計待趙如龍還，以南昌相屬，予挈一軍追蹤黃氏，務至杭州一游。四姑娘聞予將往西湖，大喜，謂「幼時卽慕三竺六橋，欲往未能，果得一往，不虛此生矣。」予曰：「將爲兒作驂騑，開道路以待，最遲至冬日，正可往觀斷橋殘雪。」

矣。」四姑娘笑謝天恩，予東望隴躍。

〔八月初五〕又至鄱陽樂平，規畫防務，滿兵猛撲湖口，勢頗不支，予亟率精銳援之，奮戰一晝夜，予被小創，昇回營中，有旌陽觀跛足道人善治各傷，延之入營，裹藥良佳，願是夕頗苦痛，不能成寢，令四卒昇胡牀環行室中，又飲酒數杯，痛始減，年餘無此災厄矣。

〔八月初六〕返南昌，四姑娘聞予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累日。自是予廢筆札，約十餘日始復，然又阻礙予赴皖之願矣。幸趙如龍已返南昌，朝夕劇談，甚暢。

自初七至十三日，皆因養創無可記。惟聞黃蓋忠已達富陽，與杭州汪世賢接近矣。

〔八月十四〕四姑娘以中秋節近，欲予病中歡暢，乃爲予設備於百花洲，頗費經

營。

〔八月十五〕是日爲中秋佳節，予從四姑娘等之請，移帳駐百花洲之仙樂堂，清歌妙舞，旨酒嘉肴，備極一時之盛。贛省自迭遭戰禍，滿兵出入，所必爭，居民苦于戈久矣。又太平諸將，亦多戎馬倥偬，無暇爲賞心樂事，坐使名勝堙廢。而每經一度戰事，多一番蹂躪，滿兵破壞性尤烈，乃至古蹟名區，無不以摧陷爲快。百花洲亦頽毀十之七八矣。予至此，漸事條葺，幾復舊觀。今日至此，湖光山色，照耀牆宇，疾風爲之頓，舒四姑娘乃靚妝炫服，與馬生並肩攜手，拜於座前。黃某紹東等亦各攜其婦，拜祝佳節，予意酣適，未飲而酒心已醉矣。晚後，月光如畫，湖光澄澈如琉璃世界，予幾忘此身之飽經患難，且在金戈鐵馬間矣。

〔八月十六〕趙如龍以子體既健，先請以一軍回德興。玉山予自率大軍殿，其後予九之。黃蓋忠亦馳書至，謂「其軍已屯湖墅，與汪王分境而治，亟盼予往，可與汪王接洽訂約。」予遂與四姑娘商榷，委南昌與新自皖來之大將鄧某而收拾重器。

東行。是時，全軍約五千人。

〔八月十七〕 抵德興，宿距城三十里之蕭村。滿兵憚予威名，相遇輒潰匿，或且冒功以報其。上蓋妖官之積弊，非盡殺不足以滿。是地本有滿守將郭某，聞予至，避匿山中，知予訊速，即去，不喜留守，乃伺予去後，潛入城署，誣報如何拒敵，如何取勝，如何擊敗，居然受上賞，擢顯官矣。嗟乎！此等妖魔，至死不悟，雖盡食其肉，豈得謂之滿。醉途中遇一官，翎頂惡態，自謂顯赫，予舉鎗刺殺之，然其眷屬老穉，則不忍加害，反令兵送之出境，乃已。

〔八月十八〕 疾走至晚月上時，始抵玉山。本擬宿城外，乃城中官守聞予大隊至，自相驚擾，逃避一空，予反不得不亟切入城，撫慰居民，令其各返所居，市人驚魂始定。燬火大明，各出糧食，犒贈予軍，互相勞問。此役不殺一人，已得其官署府庫，予非佔地主義，否則全省十一府，不匝月而屬予治下矣。滿官之失人心，良有以也。深夜煮酒，引杯相慶。

〔八月十九〕由玉山東入江山境，居民皆設香案相送。元元黎庶，各有天良，而爲妖官所苦，可憫哉。過衢州，侍王部下將戚某，贈予一姬，予却之不得，乃詢其里居，姓氏送還其家。明日，卽將入富春江矣。欲求一圖畫或地志不可得，與四姑娘縱談至夜半始就寢。

〔八月二十〕抵桐廬。予欲一觀天目山水之勝，且避滿兵之防禦，免耗軍力，乃由分水嶺走於潛臨安，突入杭州，較爲人所不注意。密令趙如龍待於江干。予乃率四姑娘等登岸，以輕騎疾馳入山。鄉民多有圍繞而觀者。予此次糧餉饒足，絕不擾及民間一草一木，反爲懲治土匪，捕獲盜賊一般，村僻戶，頗有誦予之德者。予非好行小惠，亦分所應爾也。

〔八月廿一〕予在於潛小石山，大懲土匪。先是山中多盜窟，劫掠行人，惟埋焚殺，無所不至。至是又與滿潰兵聯合，爲鄉人患。鄉人之遭其蹂躪者，冤無可訴，乃結團

築壘爲保衛計，行旅出入，須受檢查。予兵隊欲假宿其村，彼等見勢力浩大，不敢顯拒。乃告以所苦，謂：「如能代予等驅除者，願竭綿力報効。」予詢其道路所經，及窟穴所在，立命部下往勦。紹東尤壯奮勇，予戒之曰：「積賊成匪，雖小敵，未可輕視。」既而爲賊困於砦中，予遣健兒黃某率死士五人衝其砦，諸軍鼓噪從之，遂破其穴，奪獲金銀衣物無算，以其半畀鄉人償其供帳之勞。鄉人咸歌謠不置，夜置酒爲予餞行，並求留一衣帽爲紀念品，供祠堂中。

〔八月廿二〕予出小石山，過諸村，村人有處女爲土豪所劫者，其父母號泣於道，衆心不平，而力不敵，不敢置喙。予下騎詢得其詳，乃遣健兒往索之，盜橫刀出戰，其黨數十人頗驍悍，健兒被創，予親往督戰，諸健兒爭爲先鋒，生擒盜魁，降之，編爲前鋒，弁目以村女還村人，盜深服予之義勇，竟改行爲善。後從予入川，爲土司所狀，念之殊耿耿也。」

〔八月廿二〕上午過一村，近臨安矣，有逆子毆其母，村人不平，返爲所毆，且率黨

劫毀人家，器皿村人畏之如虎。予見其母哭於道間，其始末即得逆子所在，殺而梟其首於竿。母托村人之謹愿者，即舉逆子所掠得金賜之。四姑娘笑曰：「安得父王走徧天下，為人平不平如包老也。」下午入菴溪，馬玩風景，流連久之，有士人朱欽題詩於壁，寫其牢。予即延之入幕，朱上言：「竊予即據杭州為京都，與天王對角。」予笑許之，謂姑俟他日，今非其詞，然其才可用，惜聾聵遣之。

〔八月廿四〕抵杭州。於江干與趙如龍權。趙語予以侍王驕蹇，予遂不復入城，駐兵江干。而自逍遙天竺石屋間，夜宿山寺中，僧人與予談經典，不知予為提兵勘亂之人也。汪侍王亦僅知趙天將在世，予令部下嚴守秘密，不願與之爭體面。且葛巾野服，徜徉湖山，甚自適也。是日滿兵與侍王大戰於塘棲鎮，互有勝負。趙如龍有襲而取之之意。

〔八月廿五〕侍王傾城出兵禦滿。趙如龍即率輕騎入城據之。時黃蓋忠已赴寧波，遙為聲援。侍王不敢戀戰，乃退走蕭山。趙如龍請予入主杭州，予以蘇州非。



創業地却之且言「三日後即渡江至寧波將游天台雁蕩以入武夷然後歸贛視諸守將不願久羈於此與人爭短長也」予蓋惡侍王之擾亂而又不欲同室操戈故決意避之他所諸將恐不知也

〔八月廿六〕予宿西湖之雲棲寺夜月松風令人有出世塵想與老僧夜話頗得禪悟寢甚遲

〔八月廿七〕居石屋烟霞洞與四姑娘等品茗持齋樂而忘返僧寮下榻不知有兵革事矣

〔八月廿八〕又遊西谿獨宿秋雪廬夜間萬籟俱寂此心湛然即欲乘軍為任惟大川之志未遂尙不能放下屠刀予之罪也引壺自傾且澆塊肉頗然入夢正臨山紅日滿窗矣

〔八月廿九〕 游滿覺壇木樨盛開天香馥郁證以前日禪語言下覺悟不自知其惺惺也

〔九月初一〕 予留諭諸軍期旬日會於溫州之永嘉予乃自率輕騎渡江過蕭山馳入紹興境聞侍王部將方據此不願見之周旋乃微行謁大禹陵登蘭亭山望鑑湖守將莫知予為某王也有問者予以某天將名代之晚宿山陰勝處小蘭若中旨酒作伴其樂無涯

〔九月初二〕 予渡曹娥江出上虞入餘姚騎行絕駛夜宿四明山中距甬東半日程矣

〔九月初三〕 抵鄞之南門時江東已為夷人開設商埠檢査行人甚嚴而干王之黨某天將方主寧波城予不願久留縱騎入四明山中略一徜徉即向南行軍士皆憊乃宿山寺

〔九月初四〕由奉化入天台山崎嶇險阻從予者雖餓而絕不言苦驅之不夫也予不遵大道循山脈升降至臨海界石梁仙洞往往迷路得樵夫山僧爲導始得出凡五日乃至括蒼雁蕩道中土匪橫行強者即與之酣戰弱者曉以大義或屈服之殊有興味了無苦。

〔九月初九〕是日爲重九佳節予攜四姑娘等登雁蕩絕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便覺我年不古古人謂「太華峯頭作重九」予自在雁蕩最高峯何異芙蓉絕頂南北遙想心目爲開士卒爲予持酒榼一卽在磐石上傾杯暢飲四姑娘頭亦爲之醅矣惜覓不得一枝黃花蓋此間地高曠絕少雜葩惟有長松翠柏耳暮色蒼然遂策杖而下比山半村人有編籬藝菊者黃花半吐乞得一枝歸以慰相思焉四姑娘簪花滿頭馬牛注視而笑憨態可掬也。

〔九月初十〕予在永嘉城外之東寺與寺僧談故事於「劉阮遇仙」又得

一談助焉

黃巖樵夫某者，無家室，苦力自給，夜宿巖下，拾市上肉為常。一日入山，深迷路不得出，遙見隔溪有女子，靚妝獨立，美豔無倫，意此間安有婦女，必仙也。欲往從之，中有一洞，深且千尋，大呼求救。女郎笑解其帶，展而擲之，忽如橋梁。樵夫竟得度，從女郎返，巖洞溫和，花香馥郁，遂留宿焉。數日，樵夫忽念市中尚有薪金未償，問途徑欲往，女郎慨然曰：「緣何短也？」樵夫願挈女偕歸，女不應，出一金色橘投之。且曰：「一子以此核種於某嶺間，橘成林，則子可至矣。」樵夫果懷橘而歸，剝而食之，味異常。橘取核種嶺下，仍日以薪入市，自給十餘年，橘果成林，每歲可獲數百金，遂致富。人勸其置家室，輒以仙女有約為辭，眾笑其愚。年垂垂老矣，自分亦無望，然念之不釋。一夕橘方熟，防守林下，忽睹倩影，彷彿一女子，趨就之，果洞中故劍也。手抱一兒，謂此汝之嫡胤。樵夫大喜，攜歸室中，遂為夫婦。橘林日益繁茂，天台蜜橘，名馳遐邇。生子數人，咸登第稱世家焉。今黃巖某巨紳，即其後也。樂善好施，尤與佛門有緣焉。

予喜聞里巷瑣屑事，因為錄之。如在四姑娘掉首笑曰：「齊東野語耳。」

〔九月十一〕由永嘉西行達處州萬山環抱鳥道徑迴幾或苦登陟之難予貪幽勝樂此不疲也過松陽遂昌境夜宿山巖中虎嘯狼嗥怵人心意幸健兒皆斗膽且持獵槍出立斃兩虎食肉寢皮稱快不已山村貧瘠絕無佳釀予乃出所製之麵餅酒乾水淪以飲焉

〔九月十二〕雨閒行山中探野果食之其味甘美山花爛然非桃非李洵仙境也晚宿山寺

〔九月十三〕抵仙霞關過此即入閩之浦城境矣憶自前月由玉山出仙霞關環浙一行倏已匝月今當復歸贛視諸將近况予生平未至閩必欲乘此一行馬生家上饒擬挈四姑娘返星一視親族予許之訂一月後予返贛當至廣信迎四姑娘而後西行也後宿楓嶺之留仙村驟不睹四姑娘來問安心殊念念乃至人生愛憎如其不易解

〔九月十四〕子拔隊由楓嶺渡南浦溪入浦城境。此地滿朝不設重兵，予以千人橫行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矣。疾馳至晚，入建寧城，據之頗苦。卑濕食物亦不甚適口。夜飲早睡。

〔九月十五〕抵延平，過鄭成功故宅。鄧王方感滿虜志甚瑰瑋，不蒙天佑挫敗金陵，遂入台灣自立三世而國除。然其高風亮節，予頗慕之。謁其祠，遺像猶存。聞滿官時欲毀拆，幸其子孫託言蛇神廟始保守焉。嗚呼！建虜沒級，豈能以一手蔽盡天下耳目哉！題詩於壁而出。夜宿古寺中，守將某願降，予受其印信財物，即委城東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可哂。

〔九月十六〕子抵閩清境，觀覆鼎山。下午至福州省城外，時南台已為外夷租界，兵不得通過。然予在天京時曾與夷人往來酬酢，夷人贈予以證書，謂「他日如過各互市場，可持此得優等待遇」。予在寧被忘此一舉，今在此子意不欲入城與侍。

王派衛奕，不如借此與南台夷人一戰，且可觀其布置一切，遂入領事署求見領事，並出迎，延予入署，款以洋酒，番菜，極殷，遂並轡而出，紹東兒亦為馬拜，謝天主堂，矩模壯麗，教徒整肅，其教主一神，以天為人之祖，耶穌為天之子，與太平國教吻合，天玉之教化，殆得自西方宗傳也。晤其教師某者，為予大開會場，集教徒數百人，請予宣告意旨，謂之演說。予於教理實不深遠，且予幼讀孔孟書，彼教反對孔孟，予何能言？但既承優禮，予乃以與人為善之旨，略事發揮，而已。教徒拍手歡呼，予為天使，贈予花朵盈袖，以馬車送予歸營，紹東兒亦如之。此為予外交第一步，予以為夷人極講感情，將來如有外事，當先以聯絡感情為務也。

〔九月十七〕侍王部下守將顏某，方為滿兵所困，福州城外三面皆滿兵所包圍，予初至南台，即與夷人接洽，故未知其詳，蓋南台一面，滿兵亦不得少越雷池也。顏某知予領有千餘精銳，駐閩江南岸，特遣心腹假南台來營商權，欲予援助，並言事成當奉予為城主，予謂：「同袍之誼，既至此，自不容坐視，若以利相誘，則非予之志矣。」來使極道誠懇，予允之。

〔九月廿一〕

〔九月十八〕 子率五百人出福省之西門，紹東顧為先鋒，子以其年幼，乃分感天將陳棟為統領，而紹東副之。子自登鼎山支峯觀戰，是日滿兵殊悍，盪決良久，勝負未分。子以暗號令紹東偽退，誘其先鋒入山，約即以隊伏兵衝出，截之。滿兵果中計，紛紛敗退，棄置衣物無算。先鋒奮勇前追，西城一角之圍軍不知虛實，以我援軍大至，兵心動搖。子軍隊衝破其一角城內，天兵已得消息，復開門擁出助戰。滿兵遂退駐三十里外，子軍遂入城。

〔九月十八〕 子軍與顏守將兵既聯合，反守為攻。滿兵節節退守，天軍大振，各外縣有來通款者。顏某請子入城，署曰：王府子不允，僅略至城內，周視形勢而已。蓋子自出天京以來，轉戰皖鄂浙贛，俱得而不守，子志以衆所共爭之地，不免同室操戈，守亦何益？故以攻略徇地為游歷計，速各地既徧，然後入蜀得一息壤，則子生平之願足矣。今在閩雖獲全勝，猶此志也。顏某聞子不故久居閩，心益喜，蓋功成而讓之，彼袖手享受，寧非幸事。



〔九月十九〕晨滿兵忽以輕騎夜襲顏防營并及于城外所駐先鋒隊倉猝禦敵頗多死傷。予亟馳往指揮滿兵已退查點軍士器械顏營損十之四予營損十之一。予欲即日返延平仍入贛視師顏求予臂助長跪泣下予乃許留三日必使滿兵創敗出百里外始已。

〔九月二十〕予令諜騎探滿兵中堅所在知主帥在霞浦而重兵在雙髻山之支麓即遣死士飾爲樵夫入雙髻山探樵爲游兵所捕問此間富室所在蓋妖兵志在搶掠也樵夫告以外山谷中有富室藏金妖兵大喜陳明統領全隊往取果見巨廈雲連皆爭先恐後入門則皆空室而伏兵四圍驟起全隊六百餘人殲焉蓋予先使富人避匿以誘之也此役殺戮過甚予亦知悔然不得已自是滿兵大懼悉移回霞浦不敢窺閩垣者三月餘。

〔九月廿一〕雨予令軍士休息游宴顏某出庫帑大犒之予營始豐饒非在戰時

比矣。

〔九月廿二〕予戒軍士束裝，以明日向延平。顏某饒予於南台，座中有某教士，酬酢盡懽。

〔九月廿三〕予緣閩江上溯，夜宿覆鼎山下之高邨。邨人聞予為大敗滿兵者，爭來瞻視。

〔九月廿四〕下午，抵延平。居鍾王祠內。鄉子孫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予分軍士每人捐一金，贍濟之。予獨捐三百金，贍其族長，修祠宇，蓋亦古人鑄金師事意也。令陶記室為文祭之。

〔九月廿五〕返建寧，健兒感朝棟輩迎入署，置酒高會。予乃召其邑人之素有鄉譽者，委以城守事。衆歷訴前此滿官之貪污，及軍興後滿軍之殘暴，欲留予鎮此。予

歎息不已。

〔九月廿六〕予西行入建陽，過而不留。傍晚，見奇峯異壑，嶽崎入畫，知已入武夷山矣。乃令全軍駐山口，而自策杖挈紹東陶記帝輩五六人入山，折幽邃，蘭香鬱然，幾疑身入仙境。夜宿朱文公故宅，陶記室作祭告文，惜四姑娘不及見也。敬致瓣香，族九贈予文公一錄一集，予因與紹東兒等講論，宵夕內望外王之學，彷彿如可見。景行高山，洵可樂也。予以金贖族人刊石焉。

〔九月廿七〕曉行九曲澗中，奇景萬狀，徘徊俯仰，不能去。因山上下，足力為疲。三越高嶺，此晚已抵雲際關門，則全隊已駐關下候予一日矣。出關即贛之資溪縣陶記室發書數通，告南昌、廣信、袁撫、臨江、贛州諸守將，並致書上饒四姑娘及馬生等。本擬一臨四姑娘之宅，因聞滿兵圍南昌甚急，遂令四姑娘夫婦即日來會南昌，并力退敵，然後入湘。

〔九月廿八〕子由金谿進賢直趨南昌，疾馳一日，夜趨軍方輿滿，將擄某，戰開予至，氣益奮，遂大勝，逐楊某入湖中。此二十九、三十日事也。此三日中，予德甚，而四娘姑以三十日至。

〔十月初一〕子居南昌署中，為四姑娘談武夷九曲之勝，四姑娘軀腕不置，以目視焉。子無注，俯首若不勝其慚者。子笑問：何為焉？生不敢仰視。四姑娘笑言：兒本擬以二十五、六日至，仙霞關探視，想父王必愛武夷之勝也。豈知彼乃竭力阻撓，至於泣下，而渠家兒嫂又不聽兒獨行，是以至接父王書後始克成行也。子視馬生而笑，蓋以庸才而獲美妻，安得不倍其戀愛哉？子乃慰解之曰：「此亦難怪。予新婚時亦然。」四姑娘含顰不語，紅暈於頰。方聚語時，忽侍者遽入急報，則贛州失守，天將曹某陣亡之警耗也。子投袂起。〔自十月初二以下缺，至翌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三〕按此太平天國九年之三月十三日。子既展視廬墓，自黃縣北行，出桂平桂平，雖為子兄弟輩發祥之地，然北伐而後，湖敵已甚，滿兵既來，去不常。

即天兵之鎮守者，亦殊了無精采。土匪橫行，居民抱痛，予臂不忍卒視此行，亦不遑展視廬墓而已。顧令人無窮憤慨，予即趨程趨桂林，時黃蓋患勞瘁，桂林主將與滿兵相持，予以舊部五千人助之，滿兵退守梧州。予與黃別出屯靈川，黃追而送之，予約至長沙，始相邀偕行。黃亦以為然。是夕，黃餞予於城外之九奇山，予大醉為衛兵所扶持，始克歸營，黃因留予三日。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俱在桂林城外。予性好動，不耐束縛，中心耿耿，無奈何也。

三月十七日，予率所部渡越城嶺，左右偏裨凡五千人。時粵西非兵革所萃，盜匪出沒形勢，渙散見五千人軍容整肅，士紳莫不異之。賴願引為保障，予以趙如龍力告急於湖南，却之。是晚銜枚登山，衆絕無倦容。過山即湖南界矣。予自新年入粵西，蓋是春深感歎不已。

三月十八日

晨起渡五嶺，此為越城實五嶺之正也。龍騎山，山中，雖終身行役，而

此間幾忘軍旅之苦，意致頗欣欣；若在梅花開徧之時，風景更不侔矣。策騎間行，大有秀才風味，自笑亦復自憐。是夕，四姑娘忽病暈眩，予恐其成瘴氣，聞全縣有良醫，使急足厚幣求之。

〔二月十九〕居越城嶺之某廟中。午刻，四姑娘忽汗出疾愈，逮申刻醫來，實已愈矣。贈以幣而遣之，未服其藥也。山中亦無藥可備，四姑娘且持不服藥為中醫之予笑謂「醫藥備診愈之用，安可得魚忘筌哉。」四姑娘亦狂笑不已。下午，疾驅至新寧，距武岡七十里，駐宿山村。時予從者糧食悉備，不擾民間雞犬。而此間健兒聞予名爭來請見，願從之北征者以數百計。予收錄其半，向隅者猶怏怏也。有自武岡來迎予者，予深延感謝。

〔三月二十〕抵武岡，午飯頓增新兵千人。予為約東部署訓以大義，勵以勤樸，乃循資江北行。一日二百里，三日達桃源，距常德三十里。強規察形勢，將進攻。時滿清某素者知兵名者，願震於予，名竟棄城遁入長沙。予亦不復追，即入據常德為東拓。

蜀地步。移檄贛省諸軍相機會師，以立根基。蓋子以為轉戰傾軋，終非久計也。惟四姑娘意勸子久駐常德。

〔三月廿二〕得贛中來書，知天王遣護王等專援贛城，兵勢震盪。雖不明言討子之罪，似死力與子為難。欲牽掣子部下，制子命。幸子部下皆生死不渝之兄弟，決不以浮言變惑。但同類相殘，互攻不已，則敵人乘勢反攻，其失敗可立待。慨予自金田起義，從天十北，向丹心耿耿，原期為國為民，不幸東楊之變，遂生猜忌。予出亡已年餘，本擬為天朝拓張威力，乃得此失彼，奸佞者有意梗阻，往往不擊敵人，而戈相向予。何惜以地相讓，但一入城，即屠戮劫掠，以洩憤，以示余者，則予之心迹，不問功業終不就，徒多殺良民，何為因此子決心規一衆所不爭之地，為子菟裘之營。夕子、四姑娘深談，不禁泣上露襟。四姑娘亦汎瀾雪涕，楚囚相對，無限傷心。既而躍然起舞，劍曰：「天下之大，大丈夫何患無容足地。子計決矣，甘走險地，雖死不悔。」乃令四姑娘作密書數千通，告贛中諸將，毋狃常德。

三月廿四 駐常德長沙滿將與子來通好却之蓋子計在入川不欲與妖賊

三月廿五 雨在常德規畫入川途徑議決由鄂之施南度五龍關走石柱萬山中撫成之背出其不意滿官駱某富無能為也四姑娘亦然之惟馬生有愛色蓋渠膽小如鼠愛鄉若命聞川地險又距贛鄉益遠故戚戚然不敢言四姑娘晚視而笑陰陽易位矣

三月廿六 予又作書促贛將來歸且云如不願從予者亦聽之是日趙書來期後日至

三月廿七 予以贛軍之集尙須時日乃率小隊出游洞庭奪舟楫數十連檣並進滿守官大驚以為予進攻也敵調兵屯湖壩又不敢進戰予乃令先鋒擊截其後子遍游君山在城諸勝夜飲湖中至二十八日午後始歸滿兵皆遙望沖視未嘗



舉手如司馬懿之於武鄉侯徒聽城樓上之琴聲也。滿官膽怯至此真不值一笑。然勞民傷財而民心尙未一致離叛誠天幸哉。實則東楊北莫有大罪焉非然者今日尙有滿官逍遙此間吾不信也。

〔三月廿九〕黃蓋忠以警師自衡山繞道而至兼遭子命不欲取道長沙致啓爭端也。凡省會之地既爲滿兵所注目惹起無謂之恐慌元爲中朝所聞疑竊起嫌佞乘間進讒謂子與天王爭權對壘於是引起同類相殘之惡感此又何苦乃爾故子自此多走邊地避去省會注目之地所以免內訌之火藥線也嗟乎吾知天朝之亡殆不可免但少一次挑撥即可延長若干時子不欲違子私見猶以舞弄鴛鴦事子書至此子心碎矣。

〔四月初一〕趙如龍亦由岳州遷迤而來相以。後頗有意見陳述子諄諄曉諭之。嗚呼渠等皆忠懇赤心愛子故時加勸諫奈不知子之別有懷抱也雖然子力勸彼等不必從子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則又潸灑誓死。嗟亦命也。但情復手筆久絕難。

沒英雄耳。

〔四月初二〕陸起鰲陸成樑亦自湘潭至，兄弟也。入門卽哭訴某王爭贛之無理可喻，「吾等功敗垂成，委棄全贛，冤獄幾如岳家軍。」予乃慰藉之，謂「旣不能手刃奸佞，又不能上格君心，奔走窮荒，將來亡國破家，同付一炬，此之不惜而又何惜若。邊隅一席地，藉存大漢衣冠，延平之志也。予竊慕之，趙陞等乃釋然。精神極奮，生氣又勃勃矣。午後復有自浙贛來歸者。

〔四月初三〕予卽欲戒裝由慈利西行，忽感腹疾，四姑娘勸予調養數日，乃止。常德地利豐饒，舟車輻輳，民情亦純良，而含有堅韌氣，可感以忠義，惜予無志中原，殊深戀戀也。

〔四月初四〕復有浙贛舊部來集，亦各有所陳訴，大都不外某王之出死力以傾軋予，不勝慨然。病體稍瘥，忽加憤懣，未免又生一阻力。願予爾後靜坐，忽覺人生萬

事。影射創業垂統，未必即可萬年。凡事隨寓而安，豈爲自適之道。否則紛紛與雞鶩爭食，何時了局。耶心轉坦然，精神亦遂不惡。軍中惟陶記（陶某）所薦之黃某知醫，觀其一人，村學究耳，然頗精脈理，其藥一劑而驟獲大効。人安可貌取哉。晚睡甚早，頗能酣睡，諒亦黃氏立方之功也。

〔四月初五〕病已霍然，惟肢體稍弱耳。遣趙如龍等率先鋒隊由慈利前進。午後陸起，整繼之，各有兵約二千人，頗精銳。然予示以密意，謂不得已而戰，否則疾趨入川，僅過過關道而已。予擬體健，即自率死士數百人探龍山鶴峯之道，與趙（陶）輩會師。施南蓋予性喜探邊陲隙地，爲他人所不及。設防者以爲雖勞費而損失兵械較少，且人棄我取，亦表示我不願多爭權利之一端也。更有（一）義，予自謂存心頗善，則以邊地少所貪欲，無以動兵士擄掠之念，似保全道義爲多。老子去（一）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予之甘蹈荒僻，此物此志也。

〔四月初六〕病已若失。予率小隊往遊桃源，藉資疏散。黔西因武陵漁人獲奇境。

處洞壑深美，自亦佳勝。然爲求豁然開朗，良田美池，以證實情節。先生之寓言，未  
免穿鑿。後人因遺蹟而事事造作，以合文字所載，反失之陋矣。然則此者，真不必想  
神仙佳趣，太平樂事，則又令我心忤然也。傍晚馳回，吟詩數首，四姑娘及馬生陶記  
室均有和章，可謂軍中樂事。

〔四月初七〕晨起全軍二千人東裝待發，忽浙軍主將信天福、戚朝棟率千餘人  
馳來，予相見大喜。特因之留常休息一日。彼兵遠來，糧食不足，予命當事人分給口  
糧器械，麾下皆歡聲雷動。近城商民多有來獻銀米者。戚意欲予以此爲根據地，居  
中指揮大旨如趙陸意。予因行計已決，不從其言。是夕與戚縱談至夜深，戚意亦言  
天國危如累卵也。

〔四月初八〕辰刻戚兵先行，亦由慈利。予分軍千人與之，乃自率死士二十六人  
及四姑娘等走青龍山，越登高嶺，路頗崎嶇，幸有鄉導數十人，不致迷歧。日哺始抵  
大庸，此地爲古庸國地，生不甚富裕，又經兵燹，城郭蕭條。予駐營城外，不令軍士

入市登樓時滿守吏已逃人民頗有奉酒食迎予者予略視其衙署倉庫標以封誌即驅騎返營是日雷雨帷帳盡濕聞土人言一恐山洪將至予乃急擇高阜移營夜果聞水聲漂沒財產舍頗多幸予營尚高於水平數尺得無恙然一時去路不通又聞須度分水嶺軍士頗有憂色夜間探者返報前途無水分水嶺不甚峻過嶺即永順縣地平原百里人烟頗密予乃謂「明晨亟覓道進行雖冒雨非所願蓋懼淫霖為災山洪且致復發則跋涉更不易也。」

〔四月初九〕寅刻即拔隊而聲尚淙淙然比登嶺雨已止且漸見晴雲披絮少頃日光現矣軍士莫不喜形於色行倍奮申刻即抵永順滿守吏頗有堅拒意閉城不納予欲僅就高地駐紮觀其負隅不以為然謂一軍心躍躍強逼恐變不如許之而嚴戒縱殺如有內應遂滿守者尤為屠戮予知軍士所希望者固別有在亦未宜過拂遂頷之而特提不殺良民不劫商賈為最要條約威力任決不蹈英王等部下覆轍乃下令攻城不三時滿守微服遁去民衆開城迎予軍予與戚繼隊入城威欲讓予居署中予不允仍宿古嶺軍中。

四月初十日 予在永順見城市於兵燹後頗多憔悴困苦狀聞之知去此一月前  
 滿兵潰退四出劫掠任意焚擄奸淫被害者不計其數晚間往往聞鬼哭厥聲極慘  
 若天陰雨則白晝亦聞之予軍帳在古嶺之楚王廟中廟頗宏敞即前魔兵曾佔據  
 者廢殺人亦於此行之予固親聞哭聲冤魂所聚自能為厲在理固無足異也陶記  
 室夙持無鬼論至此親臨青燐碧血其說不能自圓則謂亂世又當別論乃易繫辭  
 遊魂為變之義也予亦笑頷之

四月十一日 感時收拾降軍改編隊伍擬留永順四五日予則拔隊先行四姑娘  
 因有孕連日勞動致感胎氣婦人遷徙軍中誠非所宜然予一日無伊即如斷右臂  
 因不得不挈之偕行然既疾不能無所靜養訪得龍山麓有富家郁某頗饒庭園  
 之勝房室亦幽邃乃由邑人介紹入居旬日留馬生及親隨衛士數十人保護以安  
 其心約至施南後派兵迎迓四姑娘亦體予意不復固辭予自認四姑娘為女後離  
 左右者此為第二次雖小別予心快然乃知父子天性雖未屬毛離裏而名稱既

定，情感卽隨之。况天倫一家，驟遭慘禍，使予永久不復相見，能無淚下乎？予書至此，子筆幾不能下，駐馬不欲行矣。願以陸趙所期萬不可不赴。施南一帶，虜勢正衰，機會又萬不可失，惟有拂袖而行，舍棄一切耳。

〔四月十二〕大軍度嶺，抵龍山。山不甚高，而峭險如不可攀躋，深林密箐，蔽虧天日。其中狼嗥猿嘯，令人悽惻心怖。山徑迫狹，不可單騎隻身，亦絕無往來者。下臨深澗，一失足卽有粉碎之虞。軍士賭博，似動思鄉之念。予乃急以建業關地與將來乾淨土各立勳名之意，諄諄告戒之。軍士稍奮，然有逃歸者。予悉置不問，其多數從予久苦勸他去，彼固不允。噫，吾輩忠義，雖赴湯蹈火，決無二心，豈區區跋涉，足以間改初心哉。是夜宿山神廟中，枕戈達旦。

〔四月十三〕晨起，趨程方策騎行山徑中，忽聞鳴鑼聲，據土人云：「山中多盜，往往劫人財物。千百成羣，大都係苗峒族裔，獷悍絕倫，爲患已久。今更因世亂之故，時復團結四出，截擊經過軍隊，掠奪輜重。前當滿軍過境時，大遭蹂躪，蓋彼宗旨惟在

劫掠，不問忠於何方，即誓太平天國以正義責之，彼亦有所不受也。聞其毒箭最猛，烈着人膚，卽腫潰致死，無能免者。且醫治無從着手。予聞之，頗爲躊躇，設不預籌抵禦之策，倉猝相遇，鮮不遭伊毒手。遂傳令設有盜來，宜悉避入林下，及山巒障翳之處，待其毒箭盡發，始從後抄擊之。彼等蠢魯，不知用計，則必入彀無疑。計畫甫定，令以盾一隊爲先鋒，向前進發。果又聞鳴鑼數聲，則盜之大隊已至。予麾軍士悉避入林中，或巖洞深處，而令盾牌隊，其前皆伏地自蔽。矢下如雨，無一着體者。或多掛樹葉上，既而盜衆以爲毒矢既盡，予衆悉斃，必積尸林中，爭前來視，將攜取財物。忽伏兵驟發，圍而攻之，槍斃矢刃，剎那間殺數百人。血流山徑，澌澌有聲。予自謂用兵以來，未嘗若此殘忍也。但予不殺彼，彼早殺予，爲自衛計，亦不得不爾。天意好還，彼等挾詐，矢之伎倆，殺人多矣。今日之役，所以報也。萬不意彼等於毒矢而外，竟絕無能力至此。彼等亦裸體題狀，可怖異。而見殺時，怯懦乞憐，與其獷悍之故態迥成反比例。當時予亦垂憫，因留數人。此數人於旬日後，忽竊衛士之佩刀，突入帳中，殺人于幾爲所狀，賴健兒畢集，卒縛而殺之。聖人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信然。以其哀鳴尤甚也。其人能上山採樵，步履如飛，苟得其忠忱，則探路作鄉導，或登山



取物，亦有用人之卒。是夕，乘兵咸疲乏，因投盜窺所藏，悉以犒之。野饒山肴，可供大酬。軍士飲啖甚樂，又得婦女數十人，悉放還家。軍士或匿其一子，知之立置，其人於法，仍放婦女令去，紀律肅然。遠近村落，來歸軍者頗多。咸頌予等爲彼除害。夜宿一富紳家。子女妻妾俱出拜，獻金三千。予令派給軍士，私人不取其分文也。又欲贈予一婢，予却之。

〔四月十四日〕子軍辰刻度長詔嶺，卽入鄂西境。午刻抵琴鳳，彈丸小邑，居民數百家。劇多困饑，糧藜積廩，亭以自給。備守吏聞予兵，已遁入鄰邑。士民開城納予軍。予令威領一營，略取鶴峯，以補糧餉。又以半駐城外，而率三百人入城。傳見父老，慰諭撫循，出於誠懇。士民感德愛戴，請留兵守衛。予告以入川意，則皆歎惋同請。予婉辭焉。晚間供張甚盛，獻酬盡禮。稱予爲王。予謝賢主人之惠，乃許留健兒三人。軍士百五十人爲之守城。約川局定後，更爲善後計。父老大悅，縱談至夜深始散。予雖向以保民爲心，然賓主款洽，前未有也。

〔四月十五〕子城僂曉行邑人士競請相饒攀轅甚切予不獲卻駐馬北郊以待士紳設筵山亭間杯酒相屬予受而飲之酬酢既闌適午暮矣旋從谷口度虎鶴嶺土人言一山多虎宜侵曉兩度逾日中可出谷若午後入山則或至傍晚始出危險難言矣勸予暫駐北郊勿冒大險予笑曰一虎若若一土人曰一不詳其數但前後山或多至十餘頭予掉首曰然則予以強兵千餘乃畏十數頭之虎耶遂行毋餒虎雖猛當不及苗匪之毒箭也遂以未列入谷期酉戌出谷幸道尚平坦衝散疾馳了無他異方啣土人之往事欺嚇陡聞叢薄間呼呼有風聲讓者探報曰一山石間有白細巨虎二取負馮勢一子顧健兒蔣彪黃猛二人躍起曰請往縛之於是健兒十餘人皆撻臂起請從之軍士咸持弓矢助威予疾馳往覩虎與巨倍於牛一踰踞石上一徘徊路間軍士欲發矢圍攻之黃猛呼一挺身而前挈鐵棒試之路間之虎躍高數尺餘來撲黃猛鐵棒挑其腹用力擲之拋數丈外虎負痛腹向上足不能翻起軍士爭前刺之血液草間狂吼不止逾時而斃同時石上之虎亦撲蔣彪蔣以銅鎚擊其股虎大吼又躍起將斜出其前又以鎚擊其額虎爪傷蔣臂軍士前發矢十餘悉中創虎始伏不能動蔣又鎚其腹背既斃蔣乃負之而歸

遂舉兩虎剝其皮，裹肉以享軍士，人不及一繼，方欲更覓虎，已無踪影矣。疾行五十里，林薄間時時見虎迹，或聞嘯聲，願終未一見。及谷口，已夕陽在山，暮色蒼然，四山作怪響，怖人者殆不僮虎豹而已。

〔四月十六〕已刻抵宜思，邑無城郭，黃孝白草，一望無際，居民僅三四百家，瀕官吏未嘗一至，土豪翁某治其事，已數年矣。中有河流一，頗饒魚藻之利，卽清江之源也。初，土司欲聚衆拒予，繼由土人導健兒宗某往曉以利害，告以宗旨，土司大悅，願助軍餉若干，以表歡迎誠意，予笑而受之。土司入見，其人年約四十餘，貌甚寢而再悍，見於眉宇，不甚諳禮節，而性質直甫見之下，卽以邑中虛實盡告，且曰：「觀君狀貌非常，實當居至貴極尊之位，不卜枉濫僻壤，是何意也？」予乃以喜走邊陲爲人之所不欲爲，且避與人競爭爲言，而不及入川事，恐其狡而漏言也。土司感予優禮，願出鄉導二人送予抵施南，並歷述施南之地勢風俗等。夜，土司出酒食邀予飲，談間談論風牛，謂：「滿官吏貪如豺狼，初土人拒而不納，乃用卑鄙法求予得入，入則任情敲剝，糜費不至予（土司自稱）不忍族人之困苦，故驅此獠官去之，予已

四年。聞太平天國成立，滿官將盡驅除，未知確否。天子爲天國上爵，當必知其內容。今滿官不再至，而大王來此，是天國殆已代滿奴而興矣。予領之謂：「民伐罪，予之天職，愛賢推善，亦予之本忱。天國統一，不久當可實現。今日之滿庭如燕巢風燭耳，何能爲君等保守疆土爲居民造福？予返京師，必爲代表奏天王賞以殊榮，以永世澤，幸勿自菲薄也。」土司唯唯而退。予命將所獻金犒將士，軍士又大醺，七時始各散歸寢。

〔四月十七〕予命伐山中竹木，作筏浮清江。出施南而分軍士六百人遵陸行，互相呼應，又互均勞逸。蓋水程雖逸，河身狹小，不能容巨筏，恐多延時日，故承陸並進，而間日一輪。奮勞逸既均，程期且速。此四姑娘所獻策也。是晚筏成，入水試之，頗有泛舟之樂，置酒賀焉。

〔四月十八〕分軍士爲兩部，一登筏一陸行。予與四姑娘等登筏於筏上，設帳房，渾如家屋。寢處坐臥皆適，較之策騎馳烈日中，勞逸懸殊。兩岸多土山人家穴居，依

然太古民風也。予先令宣恩之鄉，導告以予軍實情，決不侵擾，故絕無驚恐。或有扶老攜幼，升阜而觀者，皆曰：「天國之軍，果與滿兵不同。」或云：「此君子軍也。」予雖婉不敢當，然民情亦大可見矣。

〔四月十九〕自篋中晨起，曉露綺麗，山光如沐，連日風塵黥掌，得此道遣，世慮便自謂富春江上矣。問與四姑娘談浙中名勝，欣然命酌，遂傾壺觴。忽隱隱聞砲聲自北來，卽日施南有戰事，必臨趙先至矣。急遣諜者探之，果然。旋由某弁獲得一魔官，並眷屬數人，予以其攜贓物甚多，知爲貪墨吏，卽斬之，以正其罪，釋其眷屬。仲去，不願多殺無辜，後搜其行篋中，得一書，乃英王部下某將所私致者，略謂：「子如納土歸降，當有爵賞，切勿徘徊。近來鄂湘一帶，多有流寇，冒稱太平天國旗幟者，子如遇此等人，要當慎之，否則爲王所聞，必且以汝爲叛逆，則身敗名裂，悔無及矣。」等語。予乃知此魔官私通英部，不忠於滿，其罪狀確鑿，卽并其眷屬屠之，亦不爲過。今僥倖漏網，在予爲忠厚，而在彼且爲失出之刑矣。

〔四月二十〕辰刻已附施南城下。陸趙先聞予至，派部下來迎予，遂舍筏而騎。陸趙並轡而來，互道辛苦。陸因言一魔官魏氏初聞予等至，開城迎降，予等駭其歸順之速，頗滋疑慮。嗣與之語，支離閃爍，神色亦有異，遂相戒爲之備。旣而彼設筵爲予等洗塵，方酬酢間，忽僕人倉皇投密函，魏變色不語，旋托更衣入室，予等方令弁卒出探，則知魏已飛騎出城，有所接洽。而城外旗鼓方張，兵士密布，不知其所自來。予輩乃亟披衣出署，署前已有荷槍者見阻，予等立殺之。飛騎出城，則城圍已作戒備，門且閉矣。又殺數人，乃出入營，急下令嚴陣以待。諺者始言來者係英王部將，本係一家人，今乃設阱陷害，憤懣不已。無何，彼營中竟開槍發矢，向予輩突攻。幸予輩於炊許時間，立知戒備，乃亦開槍還擊，血戰半日，未分勝負，互有死傷。尋趙如龍僞敗突圍而出，向西奔逃，某將遂以全力對予。予恐趙軍果敗，未明其意，卽亦引退。某將揮揮猛追，轉至城西角，突有伏兵起擊，將其兵截爲二。予知爲趙兵設奇，亟前接戰，成夾攻勢。某將大敗，向東狂奔，餘兵降者三百餘人，奪獲糧械頗多。魏某亦不知下落矣。整隊入城，出示安民，無意中得此城池，魏某可謂弄巧反拙也。予曰：「吾聞砲聲卽知有戰事，今果成功，非二兄之力，安能有此！」陸趙咸謙遜未遑，皆曰：「此

實我王洪福。予不喜聞謠言，亟止之。聯騎入城，見市廛尚殷盛，如未經兵燹者。知某將並未入城之故，予駭。橋之巧，各有天助。乃入署料理，傳召父老，共商善後之策。時已晚，期明日會署中，夜設宴，與陸趙痛飲，令四姑娘編酌，諸將俱樂甚。予又草條教數則，始就寢。

〔四月廿一〕郡中父老於已刻漸集，予乃語以經過之歷史及地方防衛整頓之方。父老咸感激涕洟，相見恨晚。因遣廢官魏某之貪鄙，引狼入室，幾釀巨禍，非大帥至此，予輩將深陷水火中矣。又言：「向不知太平天國之仁政如此。予等斷不願偏晉異族，今而後請惟命是從。」予命各賜以酒食，令各籌安頓閭閻之計，切勿忘動浮言。父老唯唯。既而彼等釐千金獻予犒師，予以卹陣亡者家屬，及給勞苦養傷者之費。諸軍分駐各門，與民間秋毫無犯。施地四面，多山物產，醴瘠，惟為川鄂交通之要道。川中米鹽藥材等，輸入湘桂，必由此道，稍稍因人沾潤，客商雲集。其北三十里有五龍關，即青龍山脈，縣延之谷口，出關北渡江為蜀之萬縣，西南達石柱廳，形勢利便。予懷蓄此念已久，今如願以償，蜀疆在望，喜何如之。予因決議先派戚朝棟環

紹東黃蓋忠趙如龍四人率兵至石柱應等土司處接洽，令為鄉導，招定川南，然後由西陲東向，而據成都之背，扼巴渝之吭，蜀不難定也。衆惟向子馬首是瞻，即亦不生異議。定明日四人分道出發，期十五日至，一日歸報，然後西征。

〔四月廿二〕晨起予為四使者餞行，挈四姑娘等策馬出北門，四使者已整裝嚴陣，候驛亭。皇華館外，予與陸起鰲先注酒酌趙如龍、次黃蓋忠、次楊紹東、次戚朝棟，各示以機宜數語，又說誓相約飲啖既罷，乃定趙如龍向萬縣，黃蓋忠向石柱，楊紹東向黔江，西陽戚朝棟向涪陵，南川各以兵三百人為衛，宣明宗旨，游說結納，而絕不問爰挑，存野人相犯，退屯自衛，曉以利害，即萬不得已而戰，亦限於自衛而止，不貪其土地財貨，且首先贊助者，則與以特別利權，以為招徠地步。四人皆領命而去，予輩同袍同澤，會甫數日，即遽分離，人生聚散無常，洵足感慨係之晚，領尊自酌，藉澆塊壘，潸然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

〔陳月廿三〕予若施那為屯糧處，夏計以待四將之消息，嚴察施之地利雖僻。



居高山中，而有湘江、上游、大瀟、瀘、小沙河等各支流之灌溉，頗可獲桑麻之利。土人蠢惰，不知農山各業之方法，惟種山薯、玉蜀黍以圖糊口耳。予因選得軍中浙人數名，又湘人若干，令條陳種桑植麻諸法，即日按法試行之。予亦自定課程，每晨起，周視郊外一處，三四里或五七里不等，返署閱兵書數頁，下午閱齊民要術等農工專門書數頁，手寫大字數紙，傍晚閱操半時，燈下讀詩文集，或自作小詩數首，及寫日記一則，如是者以爲常，用自振厲。

〔四月廿四〕 予晨七時即策騎行城北隅適當大沙河與蒲浮溪會合而入流清江之處，水澤肥沃，築圩設閘，可得有數百頃，土人不知，但收蒲葦之利而已。且有魚鳥而不知獵取，有材幹而不知製作，坐棄地利，甚爲惋惜。因思先用兵農法，於此間着手，以佃以漁，以耕以耦，鄉導謂予曰：「澤中多毒蛇，又時有匪徒惡人出沒其間，故無人過問。」予笑應之曰：「看孤家手段如何，不出三月，富利之效已可睹矣。」歸與陶記室計畫分兵屯壘法，有把握。

〔四月廿五〕 予又往鄴北一方面令軍士先運石灰乾土備用一方面則飭各軍人用長矛鈎鉤斬刈荒穢殺蛇誅蠹使不得逞荏葦倒入水中傾石灰使朽腐上覆乾土先後淺渚爲之一面又設漁獵隊得水鳥野兔甚多肥鮮可充庖廚又伐蛇取鼯登龜取龜魚類亦甚繁有一種似武昌丙穴嘉魚而大者味美甚惜不能轉運他方以獲厚利然土人之口腹亦蒙其福矣遂派定屯懇軍爲四隊一開闢二填築三耘種四漁獵而漁獵又各自分三支隊一取魚二捕鳥三圍獸軍士皆精神勃勃興趣充分似較之焚殺擄搶爲勝也。

〔四月廿六〕 政往城東隅則蒲浮溪向抱處風景清淑有似江南予擬闢爲果園兼蒔花木與陶記室等相度規畫久之施地向產桃梅榛栗菱蘆蓂藹然人工不修往往聽其自生自落種遂不佳予亦擬延浙贛湘人研究樹藝使之繁殖佳良又清江納衆溪灌注夏秋必暴漲頗傷禾稼冬夏則涸竭無潤又苦燥烈予意先從宣洩之法下手建築堤閘以盡水利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高蓋指四季多雨及地近沮洳氣候卑溼山巒鬱蒸之氣又易化雨之故予計先從近郊起始改填墾潑建

築圩岸他年或能改變。候未可知也。

〔四月廿七〕 輪視南郊地較東北稍高，有山坡繞之，宜植木材竹箭。因命一隊伐木開山，并漁獵隊分班從之。部署既定，歸帳與四姑娘詳談。四姑娘因言：「山中物產，但知取而不加工作，則非積存朽腐，或致不適用於今。宜兼設兵工廠，所竹木可以製器皮毛可以織衣，薪炭可以烹煮，下至土石無不可以人力改變之，使爲我用。」予大然其說，乃與陶記室等商定辦法，擬先選聰穎巧慧之兵士百人，於城中敦聘外，各工十人爲教師，暫設木工石工織工三部，撥餉項若干作經常費用。又郡中士民有願來學者，亦可附設一班，以百人爲額。是晚手訂章程，與陶記室再三商權始定。擬明日宣告，縉紳父老以便合力實行。

〔四月廿八〕 折至西郊大沙河自上游至此，三折地味與北郊略同。夏秋泛濫尤甚，因擬闢爲蓄澤，設閘以蓄水。旱則放，澇則閉。則東南各村宇可不病水旱矣。既歸，卽命兵士分爲二隊往視。一開濬，二填築。閘口工程浩大，幸予麾下夙勤敏，又服

從命令故不致有阻撓，然亦非一時可觀厥成也。午後與邑人父老談兵工橋事，邑紳似以設學校助文化爲當務之急，其意以施南風氣閉塞，科名寥落，得賢有司提倡之，地方禱也。予謂：「議固未嘗不是，但夫子不云乎？既庶而富，既富而教。今施南受地勢沮洳之累，又經兵燹，生計蕭條，卽施教亦誰能容受？自當亟爲設法，以人力改鑿地產，減除疾苦，增加物產，養生之事，日以大備，民知有室家，長子孫之樂，然後乃庠序學校，自易爲功。否則徒驚虛名，毫無實益，卽使多得科名，受虜廷爵祿於地方人民，果奚益哉？」父老聞言，亦似覺悟，欣然領命而退。

〔四月廿九〕予往察北部沮洳工程，見諸兵獲巨蛇，黃質黑章，粗逾八股，長且丈餘，吐毒霧，使兵士眩暈者三人。予出所藏雄精化毒丹，外敷內服，半日乃甦。蛇已爲楮刃所斃，土人言可治瘋癩，拘縛乃命臘其肉而存之。陶記室云：「君如周處，三害已除其一，自此沮洳中可化爲坦途。」予四顧山澤綿互，歎曰：「區區之程，不及銖寸，後中皆龍蛇窟宅處也，安得盡開闢乎？予不過治一時之標而已，若數載失修，蒙茸復障，則巨蛇惡螫又相偪而來矣。不知我去後有能繼志者否？」陶記室曰：「

至如在川建節，此間威力所及，當無不可保存豐沛遺迹，何慮為？予曰：「世間事正未可知，或數年後又為魔官所蹂躪耳。」相與喟然。

〔五月初一〕予卯飲蒲觴，諸兵弁皆走賀，予各賜一卮，云：「祛毒也。」旋往南郊視察，有探地一兵，云為虎所傷，今方謀設阱捕虎，予詰其詳，則南山有一峯如屏障，中開巖穴，惡木陰翳，虎狼據之，故當夏日草木長茂時，往往南門不啓，予謂：「此捕一二毒蟲無益，為正本清源計，宜毀其窟宅，掃穴犁庭，方為一勞永逸，然則用猛烈之火炸藥，以轟碎其峯可乎？」軍中有湘人王某，能製火藥，即與商榷，令購置硝磺等，各引火材料，試製之，王某言：「製炸藥甚易，但用木炭硝石多量，即可造成。」予大喜，特闢一靜室，令其煉製，藥成告我，可也。

〔五月初二〕予過東郊，視下別除榛莽，敷設土臺，此間較易，蓋瀕溪本有土人村，藩及果園，予為整理其頽廢者，而拓斥其未治者，數日闕已耳目一新，惟種植培壅，尙需時日耳。反向於江中泛筏以渡，予乘時之舊筏，尙有在此濟人者，予因江之流

岸有鎮曰東通，爲荊州從長陽入山之孔道，行旅頗多，跋涉匪便，不如築一大橋，藉通車馬，且此間石材甚多，苟施以工程，何憚不爲？乃相度作爲，以授軍弁，余即日經營始事，橋成兩岸植柳，日遊觀盛事，何減江南都會？予理想中之太平景象，不禁躍目前，人疑予將以此爲豐沛矣。

〔五月初二〕予至北郊近城處，蘆葦已盡除，河流蕩漾，眼界豁然，築隄丁丁之聲，與邪許聲相應，突顧而樂之。予乃於女牆上設胡牀，踞坐觀覽工作，諸兵士甚勤且速，半日間已築成石堤數丈，諸士民爭來餉，予以酒食，情如家人父子，予感其誠，爲之醉飽。午後忽陰雲微雨，猶張蓋兀坐不去，忽侍者報四姑娘免身，已臨蓐矣，予始歸視舉一女，幸平安無恙。

〔五月初四〕予過南郊訪王某，製炸藥成否？王言：「尙須三日便可一試，若大舉轟裂，須俟半月後。」蓋一人所製料量有限，若假人手，此危險物，又恐肇禍。請王少安毋躁，予領之。

〔五月初五〕是日係端午令節又係四姑娘產女之湯餅良辰諸將皆會置酒結歡予乃今得一孫女矣作詩一首示馬生午後趙如龍來報一與滿軍大戰於萬縣城下急攻不能得手惟磨刀溪畔諸土司頗有肯負囊以從者今因徒傷師旅無益已擬退駐鄆都因鄆都空虛滿官無力支持業已入襲而有之與石砭僅一江之隔探聞黃君方與接洽俟得要領卽營合師西行與各土司聯絡矣請示機宜幸勿塵念云云予卽復書令其一專力注意石柱西南各土司不必斤斤於有土有財但以假道聯交爲事萬縣一役絕不必介意

〔五月初六〕晨起得黃蓋忠書謂一石砭土司秦氏即明季女將秦良玉之嫡胤傳世不論子女已垂二百年平素本不以服從滿虜爲然聞太平天國起義甚表同情今蒙優待願介紹通聘附近各土州土縣以資聯絡方遣使進行一得好音卽可前進一又聞趙君萬縣不得手退入鄆都不日卽將來此云云予復書囑其謹慎詳察結以信義著其虛實一有把握子卽將親率大軍西行一等語日雨甚未往

視工但聞新築院有爲山水所崩者不禁憮然因手繪多樹水杉林隨意外此間水勢湍急而兵工又多不諳土木手術致有此損失耳。

〔五月初七〕予往北郊視堤工幸所坍塌尚不甚多山洪亦未大發亟搶釘椿木加工趕築尙無重大損失約十日內蒲澄溪一帶之堤工均可告成計延袤十六里有奇岸邊均植柳槐外則闢爲平疇試種稻麥據老農云「必饒沃如江浙」蓋於泥多肥土也一月後此間當頗收舊觀矣午後王某言炸藥已造成明日當試驗請臨觀爲予聞之喜而不寐。

〔五月初八〕予晨餐後卽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陣遙望初聞聲殷殷然繼而隆隆然已睹濃烟四冒忽霹靂一聲天崩地裂聞數里外則山峯一小部份已紛然下墜樹木拔根飛舞野獸狂奔亂擲不辨其爲虎豹豺狼也一樹枝直打城樓漫掠于頂予夙負膽壯雖尙兀立然已不隨色變矣少頃出城詳視王某已狂馳入村舍山體僅揭去一片尙未及五分之一也予知此僅爲試驗然



炸力已不弱，火攻誠可畏哉。予乃悟地震及火山爆裂，殆必有此等物質爲之作用，特非人力之所能操縱耳。少頃，聞聲來觀者，絡繹於途。四姑娘等亦馳至，指點駭詫。王某言：「此特最小之炸力耳，半日後尙當用大炸力去其全部份，可令此山變爲坦途，直通後山，而猛獸毒蛇之窟，一旦掃除盡淨矣。」

〔五月初九〕 予往西郊督開濬湖溝。此間純爲受水不流，將以三面衆溪之水全瀦於此間，設闢其口，闢有三級。旱則盡開其闢，使三面仰受瀦水，澇則洩水入湖，盡閉其闢，欲有小量之水，則放開一級，以是爲出入多寡之準。予與陶記室等作圖爲範，以付工人。大約明日即可興工。既歸，午膳，方欲再往北郊，忽謠報：「有滿兵大隊入境，將與主公爲決雌雄一戰之說。」後探知卽川督駱氏之所爲，欲斬艾吾輩，以成功名，且忌吾據而有之也。特追擊至此。云云。予聞駱氏善用兵，宜格外注意，乃嚴派兵迎敵。山徑羊腸，僅容單騎，與平原曠野，可以作戰者不同。予惟堅壁清野，嚴取守勢，彼亦無由飛渡。或冒死進攻，予麾下千餘人，尙足禦之。但惜經營農工業，頗因此生波折耳。（自五月初十以下殘缺，翌年正月初五日）

正月初六日。按此係太平天國十一年正月初六日。予偕秦公亮（按此係石桂土司之弟）等及四姑娘馬生俱往娘娘廟觀劇。娘娘雖本係山神，然土人嘖嘖稱卽良玉死而爲靈也。廟貌頗壯麗，居大磧山頂，山爲平嶺不甚高，巖石成級，步武分明。是日士女雲集，香火甚盛。予因欲一瞻土司風俗，且聞有隣近土司之達官貴人咸來禮拜，秦君願爲介紹相見，故不得不一往也。土司公卽委公亮爲代表，治賓客，凡交際對外事悉屬之。所置賓館極華美，諸土司又互相鬥富，行李煥然，侍衛姬妾如雲，衣冠瑰彬，頗足覽觀。是日秦君所一一償相而得見者，爲烏江彭水黔江紫峯酉中酉陽藤峒涪陵奉兩諸土司之知州縣務或其代表，彼中例得男女同見，履烏一帶子亦攜四姑娘往焉，彼等皆駭爲得未曾有，蓋彼風俗中土無此風也。且疑四姑娘爲一姬侍，予告以「父女」，皆交相致頌，則世俗以愛其子女爲人道應爾。且謂教女有方，漸談及身世，閱歷予因舉滿腹之貪官虐政痛陳其弊，害以探之，彼等果亦言受苛政之累，致有情形於色者，語極投機，談入深際，乃相見恨晚，始約明日集議於餐館中。是時劇始登場，予實無心觀玩，持藉是爲酬應，聯絡計不得不

處與而委蛇之。及鳳終，又登筵暢飲，主賓盡歡而散，歸寓已午夜矣。

〔正月初七〕早得趙如龍書，已由婁山出柘梓，諸土司亦願出兵餉相助，兵  
振情黃蓋忠不及見耳，否則川南不難剋日定也。予遵昨約，亟馳往大碛山，時尚  
早，周游賓館四圍，山景雄奇峻峭，變化萬狀，巽在桂林賞巖洞之奇，謂甲天下，與  
是較，尚覺刻削雖勝，而雄拔不逮耳。日旁午，賓館候人始送入舍，諸土司畢會，奏大  
訓亦在焉。（卽石砮土司廳官）推大訓爲主席，議對付溪官及出兵助天險事，或  
言先取重慶，或言直指成都，最後涪陵土司關某言：「宜由瀘溪緣江上溯，至甯遠，  
潛師走萬山中，直出深谷，則已在成都南門外矣。此道昔年載予先祖從征方略中，  
清初某王曾由雲南出奇兵一枝窺蜀，不出十日而得手者也。」諸土司亦言是法  
較捷，免爲清軍官所注目，旣得成都，撫慰自易。此所謂擒賊擒王，不煩枝節節節而  
爲者。駱氏雖用兵如神，此計亦未必防也。衆皆一發贊成，予乃陳述趙如龍在黔海  
成勳慷慨紹東在滇邊金沙江畔，如會師甯遠，可得三千人，皆精銳可用，諸土司盡  
其均言願助軍餉。予當卽請示彼等報名額數，總計約得兵五千，餉支三月，並訂何

且出發諸士司商權之下須緩一月始能設備完成予頗不耐因趙威等已在黔滇之處望太師加望嚴予安得逍遙此間也願諸士司持之甚堅遂聽之是日有七八分結果。

〔正月初八〕予投覆函於趙威等告以會議情形日中無事於山下射堂閱兵操公亮與焉。

〔正月初九〕得讒者報一有大宗餉銀由重慶浮江往助湖鄂一忽心動曰「彼可取而有也」乃托言趙如龍在合江相待予須一往或者有所圖謀未可知也公亮意猶豫謂「君胡躁急待諸士司的實消息來後始行舉動為使」予力辯「不違前約此係私交行動與公議事項絕無關係幸勿見疑」並請以四姑娘等為質公亮往告大訓大訓諄諄以後約為言予諾之即日予率精銳死士二百餘人向澗陵假道西行兼程前進俱易服如商賈狀刀械藏篋中外間絕無人知覺夜宿江邊漁舍中滿虜有遣人蹤跡者俱不得要領而去予偽有疾。

〔正月初十〕清晨疾行。比午抵重慶對江之夾江鎮。立遣機警者四五人渡江入城探動靜。知餉銀猶存庫中。須至明日解發。予傷足疾。臥本板上。命二人舁以入城。直詣某先生處就醫。醫家與庫密邇也。遂自庫起。密布予黨死士至江邊。凡巷口城闔要道。俱有五七人十餘人不等。庫前則選力大者二十餘人。專司負銀。至九時。庫門啓。銀盡發約半時。裝置甫畢。保鏢者六人。雁行立道左。車且發。忽小隊。忽然衆擊。齊舉二十餘人者。突挾銀桶大步行。人各二桶。五十桶立盡。鏢師急發矢狂追。予與五健兒齊放連枝鎗。鏢師死其一。餘怯懦不敢前。二十餘人者。已以銀桶授巷口之人。巷口之人。又以授城闔之人。過江疾馳矣。予等且戰且退。有裨將率兵猛追。一面閉城大索。不知予輩早已出城矣。無一漏落者。抵江邊。予命以三十人殿後。路。予自渡江。適歸。檢視庫銀約十六萬有奇。秦土司始悉其情。公亮來賀。因謂：「此次滿官必不甘心。大軍壓境。公將何以教我。」予謂：「賴君兄弟之盛德。許庶宇下。敢以是爲累哉。今將以此財。招生方軍萬人。半爲貴境防衛。半歸鄙人。挾以西征。滿虜雖來。必無患也。」公亮領之後隊三十人者。亦歸。知爲滿兵所傷者七人。死者一人。並言

彼已探得擢行寄此。明日當有大軍來報復也。予乃請於公亮，卽夜以兵千人駐城外。

〔正月十二〕予在石砦城外，石溪流入大江之口，背水而陣，以候滿虜來攻。午後滿兵來者約五六百人，利在速戰，突前猛擊，予初不動，及兵刃已接，乘銳進攻，所當皆披靡，滿兵大潰，殺獲三百餘人。予奏凱入城，料其不敢再至，蓋滿中主兵者無一人非虛憍之氣也。予於是日始設壘在城外招兵，每兵加餉每月五金，土人苗族咸奮勇爭來投附，卽日已得千餘人。又得趙如龍書，謂「在桐梓一帶與土司合縱，漸有成效，頻日往來合江桐梓間。」

〔正月十二〕楊紹東有書來，謂「大文士司愛其勇武有才，強妻以女，且稱出兵相助，爲籠絡計，似宜允彼，請示遵行。」予卽復言「果有可圖，自當權宜從事，但勿以富貴兒女移易壯志爲盼。」等語。是日有一書生來營，請從征，自言「浙人父曾官此爲吏目，」問其姓名，則張士敬也。試作文，下筆千言，貌亦英偉，予乃受之，令助

陶恭甫司文檄暇則與論古今頗輒略予慶得人立署爲參軍位僅亞於陶陶亦佩其才與之沆瀣並四姑娘鼎烹而三焉設四姑娘不自請偶馬生豈非良終佳配惜乎時會之相左也以語四姑娘四姑娘掉着微哂而已。

〔正月十三〕予晨稽兵籍册又續得二千人乃分派健兒訓練且略授以漢成之文法國家君臣大義一面編滿俘百餘人入隊而死者爲之埋葬撫養軍士咸騰頌予不敢自滿每事必躬親奏大訓亦信予誠懇有所謀必就予營求教予惡其客然聞其親信言彼退後無不稱道王德彼謂王必將爲蜀主子聞言始知其所以傾信之故不禁噫然。

〔正月十四〕復得紹東書謂「已與土司女行合禮女亦勇武有才意甚足愜」云云戚朝棟附書亦云「堪爲兩美致賀」又言「大文士司爲金沙江南之士地廣漠勢力雄厚者得其力可以號召諸蠻及周圍五百以內土司聯合爲助」且言「不日當往赤夷入黔境與趙如龍聯爲一氣」云予復「以養精蓄銳共圖川

南，但得隙即可動，即成都老廢，不難取而代也。」

〔正月十五〕所招募兵籍又得千名，是日爲元宵，城中頗有賽燈之勝，士女遊觀，猶太平景象也。

〔正月十六〕予往西南山中視察，得平谷於石硯彭水之間，廣袤百餘里，高峯四面，入口僅有三道，其中田土肥美，氣候亦和煦，予決計於此駐大本營，東聯鄂湘，南通黔滇，頗得左右指臂之勢。遂商請於秦士司，士司尙躊躇，意恐喧賓奪主也。公亮力言其冗，謂「石王豈池中物，夜甯戀戀於我西南中彈丸耶？彼將屯其軍糧，爲窺成都計。」吾優禮之，他日得志，吾產業自可長保，否則亦無力抗拒，何爲不推心置腹，徒傷感情？士司始悟，予願以金二萬購其地，士司不肯受，且願助予招募，予大喜，晝營壘，斯夕不暇，前途有無窮希望。

〔正月十七〕諸士司漸有報贖至，謂「兵械已齊，何日出發？」以符爲信，並附彼



中符式。予大喜，亦告以募兵大略。又謀報駱督得銀錢警耗已減，大兵由重慶來，予既胸有成竹，即亦不畏，即移居西南山。蘭若中督視營壘工程，期三日內完全成立，雖雨不停工，衆皆奮迅。

〔正月十八〕 予往涪陵，晤其土司貢某，略視軍實，共宴極飲。午後策騎返營，夜治軍書甚勞。

〔正月十九〕 南山平谷營壘大致告成，設關隘三，以舊部分鎮之。午後聞滿虜先鋒隊已至，予令三隘戒嚴，且增築瞭望台，斥壕森嚴，無瑕可擊。滿虜頗束手，乃暗中使人告石砬土司，謂「爾世奉正朔，今何得助髮匪，聽其與官軍反抗，爾若自悔前非，立驅該逆出境，則非特無罪，且願以金萬兩犒君，若不，否則即日進兵攻城，凡此逆之人，咸殺無赦，爾其圖之。」秦氏得書，令公亮為介，以書檄示予，且求予速擊逃匪。兵石砬兵願從之。予語使者：「居停之惠，未之敢忘，今欲待滿虜之敵，而後猛擊之，故暫取守勢，君若能許予同心協力，定必效犬馬之勞，以保全貴管轄境為己任。」

幸勿見疑。一使者去，予度秦氏性怯而貪，或將為滿虜所劫持，不得不陰自設防。以杜叵測。是夕，陰戒軍中設伏於隘口，又移精銳入南隅，而以新募兵當三隘之衝。布置甫定，時已三鼓，忽三隘口同時有兵來襲，勢甚洶猛，守兵皆為所擄，而北隘又有重兵突進，路徑頗稔，若有人為之指導者。予登瞭望台，燃烽燭，認其旗幟皆石砧戍兵，撫膺而歎曰：「渠不出吾所料，幸已有備，今坐視其入吾壘中矣。」未幾，敵軍盡入隘，予麾乃精兵驟起，圍攻甚猛，敵軍知中計，亟向隘口奔逃，隘狹不能即出，而隘外伏兵四出，查出不辨多寡，敵軍愈惶怖，投崖墜谷而死者盈千累萬矣。比天曉，敵軍已殲，是役也，已去敵軍之半，其外屯駐者聞之，亟引退渡江而去。於是「畏石家軍如虎」不敢復來。

〔正月二十〕予晨起，調查敗兵，知石砧人多死者，予取得證據，與秦氏論曲直。秦氏引咎自責，遣公亮抵營中謝罪，請一實為滿虜所逼，而奸人誤我，今函首負荆，請釋前嫌。予視之，一小吏某之首也，知其草率塞責，乃要以石砧城內盡易蜀府兵。秦氏僅問民治，軍事不得過問。秦氏允之，訂約既定，予乃使健兒得嘉業為

方軍統額以斷成池。(自正月廿一以下殘缺至九月廿四日)

〔九月廿五〕

〔按此為太平天國十年九月廿五日〕

趙如龍與楊紹乘入帳辭

行謂「古蘭一帶人情強悍且性情極狡輕不如乘便襲據其地若但要言盟誓恐無益也」予以志在服人目光盡注全蜀不欲以區區佔據為事故謂「夷性雖狡然我善處事仗信義不可自背前言仍宜以聯盟出兵為是」〔按此時石王駐沅縣仍往來亦水間正聯結川南諸土司欲向甯遠襲成都〕趙楊惟唯予又授以樞密教語而退大旨謂「滿虜無信我輩結盟親於兄弟且可保全祖宗創業幸勿觀望」云云趙楊既去予乃出張士敬所獻之地圖與于敬詳論途徑訖〔按此即甯遠山中捷徑〕並召士敬所分之樵夫入問樵夫言「甯遠城外三十里入山北行五十里人徑已絕止有鳥道羊腸匍匐蛇行攀藤鑿石以度約又七十里出山谷間僅二十餘里即至成都南門外矣此徑亙古榛蕪未通人跡但旁近五十里內或有廟嶽出沒其間戶口無稽族類不繁若行兵器械儘足制其死命當不能為害」予聞言怦然心動乃遣軍中健兒政員檢者二人曰鄧飛曰強捷從樵夫更往探之要

糧贏藤即日起程約自成都寄一函為信是晚楊慕華又遣使賈金一萬一千餘兩  
運予即日按發口糧不擾民間一草一木商民咸頌太平天國之德高出滿虜萬萬  
此亦一好景象也

〔九月廿六〕大風驟寒霜氣彌天木葉盡脫已是初冬景象予自入川以來剛及  
一年初謂功可立就不意滿臣駱氏多謀輕歷輻輳往往為之破壞涪陵大戰更挫  
銳氣（按此事在缺簡中未詳其戰况然於此可證石氏經歷險阻非一次矣）今  
於稍得活動不知前途運命如何坐困三月脾肉生矣若得曾遠間道暗渡立成鄧  
艾之奇功如天之福或得仿武侯法治蜀以遂予生平之願則亦可無他求也晚與  
四姑娘談抄徑襲蜀事氣殊虎

〔九月廿七〕予往納溪乘筏泛清河水抵古宋土司因張士敬之紹介土司遣使  
來迎土司古姓年五十左右體幹頗偉舉性亦伉爽縱談天下事甚相得且熟於南  
中地理敘言山川邊抄入成都皆由嘉定泛大渡河抵漢源直趨雅安邛崃新津以

達成都西門繞道數百里雖迂折而襟官不加陸製如入無人之境可以為所欲為  
 又健為賊邊等一帶土司皆吾輩世為姻婭可通道無阻不須勞兵傷也予服其  
 慷慨而胸有成竹以甯遠先入之言為主不敢舉以告蓋鑒於涪陵前事（按此在  
 缺簡殆必土司漏言致誤軍機）不得不守緘默但漫應之無已古士司又言一  
 川軍雖善攻擊而輕躁不能堅守若驟以兵臨成都唾手可下也予亟服有見蓋  
 駱氏自謂蜀都天府非歷巫夔度劍閣斷不能飛入與區故長於攻人而昧於守己  
 予之必求甯遠小徑以抄出其背者即以此故古土司能洞見癥結奇哉英雄所見  
 略殆與予有夙緣也酬酢甚且夕予下榻古土司私宅中山林奇秀別有洞天  
 有武侯銅鼓等古物碑碣頗多剔辭讀之正饒古趣南面王不與易也

〔九月廿八〕予由古宋過敘永抵赤水赤水土司曰董氏唐時即據此地儼然  
 世家趙如龍楊紹東已由古蘭至此相見悅古蘭亦有使者偕來各願助兵餉  
 若于但期早日脫滿虜羈還我大漢衣冠趙又出古蘭土司蘭氏手書讀之倍屈  
 擊牙奇奧有味猶是周秦文字予乃敬謝使者作手書答之且訂約言夜宿龍土司

宅中沈沈如王居夜漏以紀時刻列庭燎以供游宴如入古代宮闕令人生顛穢五雲之想儼古悲今勃不可已。

〔九月廿九〕予偕趙楊返自赤水。至晚仍宿古宋。古土同已整兵五百。送予歸納溪。聞隔江方多滿虜。予乃棄瀘縣。走江安。至敘州對岸。探敘城無重兵。遂突攻之。滿官逃。商民迎降。

〔十月初一〕予在敘州搜討軍實。滿官倉庫。席捲殆盡。予念不有各土司之軍雲集。而予輜重糧幣不及三萬金。曷以濟事。乃出令通商稅。抽開隔江多盜匪。立出兵往勦之。

〔十月初二〕勦盜兵捷。虜獲賊金數萬。民間歡聲雷動。爭獻金幣。不期而集。萬餘金餉。頃稍覺可恃。檢點軍額。實數尚存二千三百餘人。石砦楊繼業處。尚有千人。可調。各土司。谷助之亦二千餘人。約總數五千人。已可敷用。是日古蘭敘兵至。

予閱之似多不遵紀律未可用擬訓練選汰其劣者遣還僅得兵百餘人厚其餉糧入本軍甘苦與其。

〔十月初二〕苗宋赤水長寧慶符等土司兵苗淫亦經進汰得二百餘人午後又得筠連兵二百人皆可一戰者趙如龍復往屏山等處請撥得兵餉若干又收獲江中盜匪百餘人。

〔十月初四〕開西教場大施訓練予歷述經驗並曉以救國大義衆兵多感泣者是晚得樵夫所偕探徑兩健兒專使來書言「已至成都願結此盟志士為內應仍登樵夫原徑驅回為諸軍鄉導」時哉不可失予大喜使者言「從資州內江來民衆怨滿軍滋擾害其情夫稗利用予為詢其成都現狀謂中賊抵治軍甚勤而苛刻咨憐其亦多奸猾若太玉重定水軍節節以迎也」予心知其誠然心動欲以此向予知當力戒之或為他日處功成名立地耳。

〔十月初五〕子戎裝成行，分兩路。先遣趙如龍領兵三千人取道犍爲渡江，由三  
峨山入雅州。彭山爲至成，趙之援兵子自率二千餘人入雷達以五百人爲先鋒，  
擊山開道，以千人護中堅，五百人連轡重衣服糧餉皆作單騎輕裝，備隘道懸崖之  
險，部署既定，期明日出發。約趙至彭山，差使嚴啟，或謂有明冲寺令，是晚趙即出屯  
千里外山中，土司來觀者頗衆。

〔十月初六〕子行祭旗禮，忽一風吹折旗竿。陶詒室以爲「不祥」，請改道緩行。  
張士敬謂「竿以竹成，竹折爲二，成個天意，示个个可成也。今入山須單騎，非個個  
而何行也無害。」子志亦已決，遂傳令成行。逾午飯於平佛巖，子率輕騎先趨，夜宿  
榮縣城外，城中空洞蕭條，蓋甫經兵燹，市廛迄未恢復。又礮堡爲滿兵所毀，諸夷皆  
恨如切齒，子廣爲土人皆感泣。

〔十月初七〕抵威遠土司樵夫言：「此地前年繁盛，爲川南夷人互市之，後繼  
潰兵擾掠，商族皆裹足不前矣。」子太息久之，使人曉諭秋毫無犯之意，令土紳出



見一紳宋姓，自言：「明以來世為地主，自軍興而後，供億浩繁，又經蹂躪，今已貧困，地方無主，方拱手願歸官來治，而滿官知貧瘠無一肯至者，今將軍能惠然肯來，願奉為主。」予婉辭謝之，且言：「予成功後，當復汝職位。」宋紳索金，予給以二百金，感謝而去。願出二人為鄉導，言：「中途飛鳥山旁有裸人及么明諸土司，攜悍不可阻，論幸毋無以惑愚彼等，不知感戴也。」予唯唯。

〔十月初八〕入谷口，初尚有小徑可行，漸盤折入高磴，兵皆魚貫緩行，執杖自衛。予命四姑娘等製繩為小兜，以兩兵兒之一步一喘息，至稍平坦處，則拾薪燃爇，作飯共食，分輜重為十小隊，隨兵並進，而最後一小隊去先鋒甚遠，予以為小隊所齎衣食足敷出山之用，亦不復計及矣。乃銳身前進，忽見高山插雲，峯峭無路，樵夫曰：「此所謂飛鳥山，宜攀藤躡足而上，前呼後應，以防失伴，山腰有巖洞，昏黑不辨面目，者數里餘，低處須炬而行，炬而風吹，炬息不必怖，但捫地向巖，久之自見日光，稍平坦，又攀藤而上矣。」如其言，果出洞，亦不能辨人跡之多寡也。予忽憶輜重天險，怕後此山，行欲折回，而人教前後，不能自由往來，則令各坐峯下，以

特之。天絕已。驟然火自衛邊。至夜深。而隊終不至。人呼饑。幸所齎尚有餘糧。掬而食之。盡。張。張。張。心骨皆驚。手雖膽壯。至此亦毛髮矣。

風。昏。蓋。惑。拂曉。行。忽。有。人。三五。裸。體。奇。形。僅。有。子。褐。護。下。部。手。執。石。製。之。

槍。狀。器。賦。即。撲。命。然。鎗。擊。矢。石。俱。下。盡。斃。之。未。幾。復。來。數。人。又。斃。之。自。是。愈。來。愈。多。前。隊。多。為。傷。或。死。者。予。知。此。等。野。人。皆。為。求。食。或。器。物。而。來。不。可。理。

論。乃。論。以。食。物。衣。服。與。之。爭。先。奪。取。不。復。來。擾。人。予。等。始。奔。馳。越。過。約。數。里。檢。點。所。失。已。數。日。糧。衣。服。亦。不。管。四。姑。娘。謂。予。曰。一。父。王。以。糧。物。解。圍。誠。為。不。得。已。之。

計。然。糧。重。在。後。不。知。何。時。可。來。而。前。途。尚。遠。非。二。三。日。所。能。達。屈。指。計。所。持。糧。食。三。日。必。盡。山。巒。四。障。寒。氣。逼。人。無。衣。何。以。自。衛。既。飢。且。寒。勢。難。出。險。進。退。兩。難。則。奈。何。

一。子。聞。之。亦。甚。悔。孟。浪。然。深。想。熟。計。與。其。返。而。仍。為。野。人。所。困。不。如。前。進。或。可。聞。早。捷。一。出。俗。口。便。饒。生。計。矣。四。姑。娘。等。亦。決。議。有。進。無。退。乃。鼓。勇。疾。行。子。曉。衆。人。以。利。

害。忠。義。大。綱。衆。咸。感。奮。節。膏。糧。食。或。遇。野。果。採。食。之。晚。則。燃。薪。火。自。衛。幸。樵。夫。為。導。

知。薪。蒸。所。在。命。伊。導。兵。士。樵。蘇。用。當。不。匱。捕。獲。野。味。亦。助。殮。

〔十月初十〕 兩行深澗中各物漬濕，析薪不能析。至晚雨止，始於巖洞中燃薪，皆稱慶。

〔十月十二〕 行斜坡盤旋而下，似有村落，衆以為出險矣。樵夫謂：「如此峯者，升降尚須三次，約五日而畢。如持物緩行人，多牽率則而七日未可知。但此村落間多蠻人，係某土司所管轄，聞常索人財物，不與則強劫。吾輩樵夫無長物，故彼等不注。意若公等負載行李，要宜慎之。或先知官長使彼等受約束，何如？」予以其言有理，商之張士敬，以十敬通蠻語也。十敬謂：「此為么明土司，長官羽姓，性貪而狡，婪索無厭。且距此尚有一日程，始達治所。如能銜枚疾行，掩過村莊，或即少給財物，猶屬值得。蓋恐多事滋擾也。」予曰：「善。」乃令軍士卷甲束裝，疾趨而行。忽有一蠻婦挈兩小兒，嬉樹間，遙見之，驚呼動衆，爭來迫視。予用十敬，稍稍擲食物，果亦杯復纏繞，嘔瀉皆疲，有觸辭瘴而溺者，水深多飲之，輒吐泄不止。旋斃命，死傷且枕藉。予大懼，命擇嶺軒敞地，設帳屯駐，以資休養。

〔十月十二〕 衆屯飛鳥山之捫星嶺，中有平磴，四圍老樹密篁，天然屏障，高爽宜  
人。子決計命軍士休養三日，出所攜藥餌，撫循慰問，衆皆感泣。除業已死亡者外，尚  
有扶病者三百餘人，完全健康者五百餘人。總計已不滿千人，蓋十已去其六矣。子  
心滋感涕，泣語軍士，引爲己咎，但業已至此，非出虎口，亦無他術，可以自救，但望諸  
兄弟爲天所祐，日有起色。

〔十月十三〕 子見衆受高爽之氣，精神路已回復，但裹糧垂盡，輜重不來，飢寒交  
迫，狀極可慘。因議使健兒苗鳳，先出界口，與趙如龍會於彭山，令其設法撈救。  
子使健兒丁宜三人返出飛鳥山，尋覓輜重，挾與俱來。四人領命分道馳去，子與病  
衆惟有坐待消息。是日四姑娘與其女及馬生咸身熱頭痛，病倒傷寒，子益焦灼，欲  
自往覓輜重，爲陶等勸阻。

〔十月十四〕 晨起，子方躑躅各峴間，撫問軍士疾苦，忽報有數蠻人來求見云：

係么明土司所遣。予乃命之入其人衣冠詭異，然外服翎頂，仍遵滿虜制也。詢其來意，言語嗶嘰不可通。張士敬譯其大旨謂：「慕王大名，願求一見。」問：「何以稱吾名？」則言：「君之友所薦。」問：「友為誰？」以係古崗等土司，但彼不肯明言。予乃商權再四，令士敬借之往，兩健兒為之副。既行，陶記室謂：「此行殊非佳事，觀彼神情，惟賄可免，否則必有惡戰，吾兵方瘠，奈何？」予亦嗟歎。

〔十月十五〕日方下中，么明果又有使者來，言：「張先生不能代表主公，且長官甚忿主公丰采，務請屈駕。」言詞甚卑，陶記室謂予曰：「此所謂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不往，而設防以自衛，俟予宣覺得輜重，即成行矣。」予念張士敬與予魚水有年，士司交際亦已多，予或可說之，使為吾助，何必畏首畏尾，以塔入彀？予若不往，張必遣害，而塔聞又若戰地，坐以待絕，豈計之得哉？予乃決排陶議，遣健兒六人隨行。內事命四姑娘主持，外事命陶主持，立從使者下山，曲折搜窺，獲菲子來，路約相午逾中，遙見有雉，深出叢莽間，颯隱現，知目的地已至少頃，入城闔，兜輿俟於城隅，乃舍騎而登，健兒六人為衛，抵一衙署，甫入，則見一官服滿虜服，拱候階下左。

有兵衛護，嚴難首赤衣，如妖兵狀，約五六十人，官御講于下，與入資室，室制奇異，然  
 建築堅樸，古物也。官自敘一姓名，為羽林，居川南，此山，語見豪傑，今聞太  
 王過，增曷，勝榮幸。言時目動口肆，信非類，頗陶有之言，然不得已，試一門智  
 子乃棟，太平天國救民伐罪之大旨，婉勸伊當棄邪歸正，助成大功，同膺爵賞。  
 羽極言欽佩，且述滿官欺害之罪，似出誠懇。未乃言：「僻壤窮困，兵餉早無所出，大  
 王若能澤及枯，自當宜力麾下。」子乃許以歸，當籌措，齋士今倉猝成行，未攜  
 精敬，幸恕其不恭。一羽聞無稍忽，色變不語，既而謂：「屈駕勞苦，要當水酒洗塵，幸  
 勿見鄙。」子謙遜欲起，辭去。羽再四留，子誓見重門已閉，數兵士邀健兒入他室。  
 授槍，正相爭執，忽羽已見，乃拔佩刀，指揮健兒，曰：「速斬。」健兒皆拔刃，  
 奪門突開，而聲一鳴，兩處伏兵齊起，攔向子身，射擊子方，猛殺守門兵兩健兒，急挾  
 子躍也，飛登屋，顛疾逾數重，躍而下，已署後矣。見馬廐，即奪三馬，加鞭，馳伏兵緊  
 追之，至城下，則子兵數百人，嚴陣以待。善陶記室計也。見子出，鼓噪而迎，與伏兵大  
 戰，城門閉，子乃下令收兵，僅收守勢，蓋不就多殺以結怨也。城上人大呼謝罪，聲言  
 求和，願贖金帛，債軍用，子乃委以三事：一、魏觀百，而不須金帛；二、遺蘇參軍及四健

兒羽長官親來謝罪。城上人一答允，期以明日遷行，予遂宿帳中。

十月十六日 羽士司遣使謝罪，贈糧計百石，張士敬、三健兒皆還。惟一健兒已被創死，羽願賠償金五百，予責以二千金，卒以五百金結約。予急欲還，捫星嶺，乃以張士敬代之。既歸，四姑娘稍愈，互相慶慰。惟探道及寬輜重之健兒終無耗，甚以為異。是夜陶記室與予議，一駐屯此間，甚為危險。蓋此道祕密，乘滿官之所不備，若曠日持久，又與羽士司構釁，安知彼不報告於成都，則兩面夾攻，吾等處絕地矣。予為憚然，既而曰：「予得糧百石，計已敷出谷之用，明日收取既完，即可力疾成行。滿兵雖來，此間道隘，不可戰，彼必退，取守勢，吾急攻之，尚可及也。」因亟下令收，明城下之兵，便返嶺，夜聞風聲狂吼，因思陶言頗悸。自十月十七日以下，缺至翌年三月十八日。

〔四月十九日〕按此係太平天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晨予病初愈，與四姑娘乘兜輿游帳後山中，頗饒幽勝。至午膳時始歸。趙如龍自賊邊來，云：「已募得健卒

五百人，餉銀二千餘兩。楊紹東方往樂山，與峨眉某巨豪接洽，當必有所得。趙又言及成都之道，如何如何。予曰：「天若助予得蜀，早已成功，今屢遭頓挫，按指飛鳥山中，事發概亦命也。吾必入衛，如亂鬻之為我，亦足矣。今但使收拾餘燼，合以漸附之，兵得三千人，可以濟，轉推君與紹東從子，幸急圖之，他非所望也。」趙雖唯唯，受其言，健兒數千人，今存者僅六七耳。一事無成，兩鬢且霜，天之扼我，可謂甚矣。趙既去，予乃與四姑娘下棋消遣。

〔四月二十〕楊紹東書來言：「戰退滿兵數千人，降其餘者千餘，招募得壯健者六千人，已復樂山。堡壘十餘日，天王如欲得成都，可由此道着手。如疾行無阻，不過七日可達，決不至再蹈前轍。」云云。予乃以對趙語告之，謂：「予非不能與駱氏戰，但多殺以逞，終非吾之初願，故仍以大棄我取為心。蜀西藏衛，外險而內腴，地廣而民懦，爭之者寡，吾誓必以為兔裘矣。」吾知此書去，楊未必以為然，但吾行吾志，何必舍己從人。彼輩雄心，亦須天助，否則徒作大言，終成畫餅，亦復奚益。晚與四姑娘論人生不能解脫之善，謂入藏後當求上乘。



〔四月廿一〕晨起，予連日感念，又因病後休養，忽悟塵垢累人，深耽禪悅，乃立志持誦諸經卷，以自悔懺，每日靜坐修持，若平時為常課。俟病體少健，即當起程入藏，兵事但付之趙楊子意。惟得德藏一片土，拱予香火，以壽五年，他復何求哉。一感言：「予年未五十，何忽感衰，抑知不然。予更事早，起兵西粵，轉戰江漢，十餘年，戎馬倥傯，閱歷既多，覺悟自漸貫徹。人生夢幻泡影，帝王將相於我，何有徒勞殺孽耳。不如乘此收拾涵養身心，較自樂矣。」

〔四月廿二〕予入山刹中盤桓終日，與僧人對坐蒲團，身世洞明，病體頓健，得益良多，不覺也。

〔四月廿三〕趙楊均有書問病，予答以「已愈，御汨當離馬邊，進駐賊邊，涉大度河，由漢源出瀘定，再探打箭鏑消息，何如則大事成矣。」是晚，命四姑娘等束裝戒行，馬邊土司駱某，性怯懦，然從予頗誠懇，願以全境奉予軍餉，供給惟所欲，予亦慎必與之結納，頗承厚也。

(四月廿四) 于舉馬邊大深雷波三土司之兵約二千人由馬邊向西出發從者  
 有漢主敬騎生四姑娘及健兒七八。(按此不記及陶大猷名殆死於飛鳥山之變  
 矣) 于以好生之德慮必上行大願不殺一髮安抵邊外阿佛國進行德險勝雖  
 是非世界矣。晚抵峨邊趙如龍相見甚歡因言：「滿兵有人傳說駱氏因石砭南山  
 及赤來(音)山中謀殺吾壽驍敗而殘局猶存且滿虜喪師甚多。」謂：「非聚殲不  
 足以洩憤然不自有大隊來瀘雅間與吾軍決一死戰也。」予謂：「我無與彼虜爭  
 蜀之心，倏如天日今當疾趨川邊但得與諸土司聯絡輕騎通過彼必以爲柔旣驅  
 逐出境戰雲亦自當不復啓矣。」趙言：「愚計至王率兵急渡河由漢源出瀘剛不  
 過三番程善與緇東斷後率土司兵徐徐出境滿兵若至吾二人尙能與之戰吾  
 王請勿慮極也。」予以爲然，因以重與任趙予決自率輕騎二百人輜重百餘兩行。  
 盡出(音)之懸懸(音)口(音)登(音)來(音)日(音)滿(音)兵(音)自(音)三(音)日(音)始(音)渡(音)去(音)今(音)不(音)復(音)  
 (四月廿五) 于裝裝馳天忽大雨因避入涼山古寺中寺有老僧亦粵西人也卷衣  
 其貌問：「歷久而不答久之覺其聲音笑貌確曾相識研詢所自乃大王族叔洪氏

德真也。東楊名役，知天國飛龍乘黃出家，九華山轉機至此子，大聽因亦萌出家之想。德真笑曰：「君將來自亦此道中人，但尙三七日劫數未了，今吾不欲與子多談，記取水邊三峯，是吾再來目耳。」子不解所謂，但求禪牀一宿，德真不答。子亦不去，忽從者來報盜匪劫輜重，輕騎圍攻，不敵，須催嶼邊援師來，方可解圍。子不得已，策騎歸營，寺門闔矣。及子歸，盜匪已擊退，惟輜重損失頗多，輕騎猶狂追未回。子忽感想匪害擾民，不可不除，亟馳檄峨邊調兵，務期盜使肅清，以惠行旅。是夜輕騎陸續歸，奪回輜重之半，但言：「盜窟深遠，且有衝著，勢力頗大，非勦除不可。」又言：「吾輩入衙搜索，迄無一人，其出沒誠有令人可驚者。」

六月廿六日 趙部黃某率五百人至輕騎導之入山，傍晚秦凱而回，諜盜窟已碎，擄俘百餘人，詰其渠魁，則亦寸土司也。據云：「受滿廣僑劉來山中探吾藉軍事，並擄劫盜匪于陣，大駭，因索雷匪消息不佳，必滿兵已至前境，諸土司受賄背盟矣，否則此間土司何至甘庇劫盜，與吾輩為難。」乃專使檄趙如龍速至，并亟檄楊紹東兵出大渡河邊，掩護前軍，逮既渡，然後與賊是夜仍駐涼山，但古寺門不啓。

終不得見，覺鄉導不可得。

四月廿七日 手率輕騎進自謂「大渡河必西向行，午後尙不至開，士敬則已不知所往矣。」大疑檢地圖涼山西北三十里，即大渡河，行日五十里，不見河也。知必迷途，乃擇一地屯駐，以待趙如龍軍。疾馳十里，有見礪堡，問其地名曰紫打亦小土司也。入謁焉，土司張姓，頗足恭，有禮，盡礪外地以饋吾軍，供給糧食殊豐。予感其惠，因問大渡河遠近，張言：「此間西行即雪山，迤北為大渡河，一日可達，請安心住宿，勿亟亟也。」又言：「王部下兵已至否？」予云：「即至。」張云：「吾當遣鄉導從使，者權速。」予謝其殷懇，果令使者從之，行夜宿礪堡中。

〔四月廿八〕 天未曙，忽報有大隊兵至，予以為趙軍也，令探之，則諸土司合軍聲言：「欲請予至其軍中。」予大駭，蓋土司多恭順，兵至必入謁帳中，今盛氣召予，一叔當必有變，方欲遣使探問，忽謀者言：「土司軍後有滿兵某，神旗幟何也？」予躍起，回「軍敗矣，趙軍不來，而土司皆倒戈，吾殆死於此矣。」命但叔守礪堡，予不動，相持以待趙軍，或尙有萬一轉勝之希望。

不運昧辨以濟誠意，勉為下焉。一軍仍不至，士向軍不復能耐，直撲前隊。子令兵士奮勇抵禦，全軍  
一尚未動，然子軍僅千人，而敵士向軍及滿兵數在二萬以外，向子作核心之圍。子軍  
言一及不通。

言一及不通。

〔四月廿八〕 子在圍中，士卒感子恩義，皆誓死相持，兀然不潰。顧時時有創傷而  
死，諸將已去十之三，子亦被創。四姑娘等自炊爨以餉軍士，糧且盡，外圍益急。子枕

職，夜語金經。子亦被創。四姑娘等自炊爨以餉軍士，糧且盡，外圍益急。子枕

〔五月初一〕 外軍攻圍益急，滿兵旗幟照耀，耳目諸士司驕悍之態，不可嚮邇。不  
知何自於彼等，甘心蹈大吠，義也。怨圍外，戰聲甚殷，諸士可旗幟，頗有靡以者。忽報  
外圍有兵突至，子心作，趙軍來矣。乃奮臂提刀大呼，突圍身先士卒，冒矢北走。無何  
與外軍遇，則楊紹東軍也。相見悲喜，問趙如龍安在，則云已趨大渡河，期約勿誤。  
想為滿兵所截，擊令不知所在。子等且向老鴉灘退守，大渡河有滿虜士司合軍甚

時時發不詳見，變狀亦不詳。

盛未可往也。予從之。是夜，烽火接天，刁斗聲不絕。予軍雖危甚，猶強自支持。紹東提兵夜襲滿營，潰其一角，始獲西進。

〔五月初二〕紹東奮勇前進，殺滿兵數百人。予之暮氣，誠不及此生力軍矣。惜爲予所誤，雖獲勝，而敵兵甚衆，一時難得收束。趙軍又不知所在，問所俘土人，知大渡河邊僅十里耳。

〔五月初三〕予乃率殘兵向大渡河。紹東斷後，忽見潰兵紛紛向西狂竄，詢之，知卽從趙之土司兵也。知趙亦大敗，生死未卜。此次迷途失期，致爲滿兵截斷，一蹶不可復振矣。哀哉。

〔五月初四〕疾馳至一處，大河前橫，水勢泛溢，旁有高山插天，去路已絕。予欲環河覓渡，不可得，而後路追兵已迫，因率軍士奮力禦之。紹東亦血戰，敵兵稍却。予乃欲求竹木編筏以渡，然上流水來湍急，筏少不足以濟事。夜屯河邊，但聞風聲水聲。

仇人心目，予不能寐。

〔五月初五〕是日又為端午節矣。殘兵扶傷歿死，慘狀橫目，逆計不可復振。及謂四姑娘等曰：「予自粵西起義，血戰三十年，不寧遭姦人陷害，國事顛危，始走粵離以求一隅自立之地爾。忠誠優秀從予來此絕域，不獲少展所長，皆予一人之過也。今日之事，必不能免。我死爾輩從楊將軍，死東歸，求一乾淨土為良民。吾目瞑矣。」語畢，即欲自裁。乘號並持之謂：「趙將軍尚未至，而我軍向在，孫樹左無不轉敗為勝，萬勿遽墮初志。」予乃擲刀太息，然實已知大勢已去，滿身案卷，非自縛以獻，即五百人同死耳。四姑娘等均相視無語。

（日記終）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828

1037

登錄號數...I1295



11413

8

10603

7

西 重

安 慶

經 發  
售 行  
處 者  
： 人  
： 王

自 力 書 局	大 東 書 局	文 光 書 社	東 方 書 社	學 生 書 社	中 西 書 局	聯 營 書 局	自 營 書 局	普 益 書 社	復 興 書 社	東 方 書 社	文 化 書 社	成 都 洞 堂 街 孝 天 大 樓	經 緯 書 局	元	規
四 達 書 局	中 西 書 社	聯 營 書 社	建 國 書 社	書	集 成 書 局	啓 文 書 局	新 智 書 局	四 科 書 局	新 學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新 生 書 局

17

實價九十元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再版(恭)